

李麥麥著

# 目前文化運動的性質

資本主義文化？抑社會主義文化

文苑社出版



# 目次

自序	1
一 目前文化運動的性質	6
二 再論目前文化運動的性質	8
三 評葉青對西洋文化的態度	21
四 三論目前文化運動的性質	30

## 自序

這本論目前文化運動的性質，與我在四年前出版的「中國文化問題導言」（註一），可以說是姊妹篇。所不同者，四年前出版的「中國文化問題導言」是偏重於由正面敘說自己對中國文化問題的意見，而這本「論目前文化運動的性質」却偏重從反面批評他人對中國文化問題的意見。還有，前書重在對中國文化史和中國固有文化之分析，而本書則重在對現在中國文化運動的性質之檢討。本書不與前書集合出版，須單獨出版的理由即在此。

在這本書裏面，我所批評的人是那些人呢？明白地說，就是葉青，汪疑今，李立中諸位。葉青等雖然在今天已改論調，大談其「民族文化」，但在昨日，他們却是「社會主義文化的」代言人。而本書之出版，對於葉青等思想之改變，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批評之引起，是起於四年前對所謂十教授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之討論，而爭論的中心，則為下一問題：即當時的文化運動，應當是資本主義文化運動呢？抑是社會主義文化運動呢？

葉青，汪疑今，李立中等，當時站在左傾立場，絕然主張社會主義文化，而排斥資本主義文化的，而我是主張資本主義文化的。

他們為甚主張社會主義文化，而反對資本主義文化呢？理由有二：（一）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牠為國際金融資本所桎梏，因此，資本主義在中國不能有所發展，而中國資產階級也不能去爭取中國資本主義之獨立發展，因此，也自不能有建設資本主義文化之可能；（二）資本主義文化，在戊戌時代，在五卅時代，對於中國是進步的，至一九二七年後，中國文化運動已進入資本主義文化之「否定」

註一：辛墾書店出版

時期，此時再提倡資本主義文化運動，便只有反動意義。

但是，這只是葉青，李立中等的舊論調，自從偉大的民族抗戰展開以來，這種舊論調便立刻化為灰塵！不特如此，而且昨日認定「中國不能有建設資本主義文化可能」的李立中，今天竟宣言「中國資本主義必力求擺脫國際帝國主義的桎梏，而踏上獨立民族國家的大道」(註一)了。昨日認定只有國際「社會主義文化」可以救中國的葉青，今天竟大談其「民族文化」和「民族資本文化」了。不僅如此，由於葉青認定中國現在只能有資本主義的歷史命運，他甚至強調地主張在今日的中國除了代表資本主義歷史使命的政黨應當存在外，其他一切政黨連生存權都不應有。這真是葉青個人思想之空前的轉變。

但是，假如說，因為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之展開和現存政權在國民中信仰之提高，使一部分投機的知識分子由社會主義文化之提倡移行到資本主義文化之提倡，那末，同時也因為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之展開和小資產階級的共產黨之活躍，也使另一部盲動的知識分子對於社會主義文化更加發生幻想！——戰後的中國走甚麼道路呢？走資本主義文化的道路呢？抑走社會主義文化的道路呢？——這幾乎是現在每個青年知識分子所常提出然而又不得不着正確解答的問題。因此，我覺我過去與葉青等討論中國文化運動的性質和前途問題的這幾篇文章，實有集合出版之必要。

說到中國文化運動之前途問題，不管目下一般人對於這一問題是怎樣人言言殊，但正確的道路只有一條。即中國欲達到社會主義文化的大道，必先通過資本主義文化發達，並且資本主義文化發展愈快；過渡到社會主義文化階段也就愈快。反之，亦然。

但是中國由資本主義文化過渡到社會主義文化又不是一定和一切資本主義先進國一樣！——必須經過無產階級殘酷的流血和革命的暴動，不，中國由資本主義文化過渡到社會主義文化將會走它特有的道路

註一：參看「民族生命」第二期李著：從歷史發展論國民黨與共產黨。

·這個特有的道路是甚麼？就是我在數年前曾經告訴過葉青和他的同道而爲他們現在當作新發明並騰諸口的道路，即民主的和平的道路。但是這個民主的和平道路之可能，又不是如葉青及其門徒之可恥的曲解，是由於將來中國統治階級，即地主資產階級特別開明之結果，倒是相反，而是完全由於幾種歷史必然性和中國無產階級前途之偉大。這種歷史必然性之一方，是由現在和戰後中國資本主義開始獨立發展時，因爲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後國，中國要與國際資本主義作競爭，中國資本主義在一開始就非採取高度集中形態不可。這就是說，中國將來在其偉大的民族抗戰勝利之後，它雖可以變爲一個巨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和產生強大的無產階級，但因中國資本主義之高度集中，中國却只能產生一個數量不大的資產階級。而在中國資本主義開始前進之傾，中國無產階級不僅要爲它的切身的利益而奮鬥，而且還要爲整個的資產階級的歷史任務，即民主政治任務而奮鬥。無產階級在這一偉大的政治改造運動中必然成爲領袖階級，而且必然取得民主政治運動之領導權和議會內的大多數。那時想取得民主改良的小資產階級亦必須跟着無產階級的旗幟前進。

這種歷史必然性之他一方，則爲偉大的民族抗戰之勝利，必然會加速世界資本主義之崩潰和無產階級革命之來到，特別是會加速日本和歐洲資本主義之崩潰和無產階級革命之來到。而這種偉大的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之高揚，必然會刺激蘇聯無產階級之左傾，使其起而肅清官僚主義，並恢復十月革命之傳統精神。這樣一來，正像過去一百年，中國爲資本主義文化所包圍它被迫不能不走向資本主義文化的道路一樣，將來中國爲國際社會主義革命潮流所包圍它亦不能不走向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道路。社會主義革命潮流對中國之包圍，不僅摧毀中國資產階級全部歷史自信力，而且也把中國無產階級的鬥爭勇氣提高數倍。中國無產階級之國內和國際政治比重之增加，就可以使它在這種歷史順利條件下，利用他的社會力量 and 議會內的大多數，將國內最大的企業——如鐵路，鑛山，大工業，大銀行——收歸國有。然

後再以這種國有資本逐漸去消滅小的私人資本。因此，中國將來可以由資本主義文化不必經過酷烈的流血和暴動一直發展到社會主義文化。

今日的葉青及其門徒雖可以不顧著作道德，襲取我的一部分意見，在那裏大談其和平革命的新理論，但到底因為他們是投機主義者，他們却不敢整個地採用我的意見。葉青及其門徒爲了自己可鄙的新立場，雖然樂於出來宣傳中國將來可以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文化，但同時也爲了自己可鄙的立場，而不能不出來反對無產階級之獨立發展和無產政黨之活動時，在實際上，便無異乎拆毀了資本主義文化到社會主義文化之橋梁。葉青等不知道亞波羅（Apollo）之所以爲亞波羅就是因為他是音樂之神同時又是箭手。如果你因爲只愛亞波羅的音樂，而割去他的射手，亞波羅就不成其爲亞波羅了。

葉青及其門徒從他人對德意日三民族之歷史分析中，知道了民族變革之改良前例，於是他們竟大談其民族改良理論。但是他們却忘記了一件事，即歷史改良之可能，仍然是由國內外的壓力和鬥爭來決定的，並且只有在國內外的壓力和鬥爭達到使現存統治階級感到不改良不足以挽危局時，統治階級是決不會自動施行改良的。這是社會科學的常識，可惜葉青等竟忘記了這一常識。

據葉青最近的告白，他說他行將有十一萬字的政論著作出而問世，並且要我將來加以批評。上帝呀！恕我說一句不情然而非常忠實的話吧：葉青，這幾年來，我認之最清的葉青，他能有甚麼像樣的政論著作出而問世呢！假如說在他數年來自詡專攻的哲學內，尚且是一場糊塗，沒有絲毫供獻，那麼，在十多年來宣佈不敢過問的政治科學內又能有高人一等東西出現麼？難道道聽途說，東竊西襲就可以算是著作麼？難道把他人的意見加以生吞活地割闕割和補綴就可以算是學問麼？假如這樣却能算是著作算是學問，那就請萬能的上帝從我們之中把這些東西取去吧！

中國人啊！你們爲甚麼這樣不長進呢？你們爲甚麼在文化界千篇一律採用這種應當咀咒的手段呢？

難道這是權術的中國的政治生活在中國思想生活中之反映麼！

葉青是筆者近幾年所認識的朋友。但亞里斯多德說得好：真理與友人俱爲吾人所親，然友人果使真理頻於危境，則亟應舍友人而取真理。因趨真理爲人類之天職。因此，本書如果有獲罪友人之處，筆者不能去顧及，也就不想去顧及了。

一九三八，七，廿日



## 一 目前文化運動之性質（註一）

有一位本家李立中君，他在文化建設二卷七期對於我主張中國目前應發展資本主義文化革命的意見大下批評。但當我虛懷若谷地把李君的批評讀完之後，我當時委實只想用佛洛倫斯人的話——就走我的路，任他人去談論——來安慰我自己，不欲對李君的批評作任何答覆。

不幸的，是在我這位本家的發表高見數月以來，我又看到許多這種類似的意見繼續出現。雖然這些意見與我毫無關係，但我却覺得對這種意見加以檢討的時候是到了。

六月二十二日申報出版界所載友人葉青君的論文，在我看來，也是屬於站在空想立場反對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的。我現在且將葉李二君的意見來加以檢討。

葉李二君對於中國目前文化運動的性質估計，都是從一個盡人皆知的原則出發，即：中國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中國資本主義不能有完成的發展。因此，資本主義文化在中國也自然不能有完成的發展。由之，要發展文化，現在必須從社會主義出發。葉李二君又同樣得出反一方面的結論：認發展資本主義文化，僅是走向下降之路。至於李君更來得痛快，他因讀過樸列哈諾夫的史的一元論，看到樸氏批評啓蒙派的歷史觀之唯心傾向，竟使李君宣佈「啓蒙主義文化是復古的文化。」這些見解，在我看來，都未免犯了德人所說的和浴湯一起把嬰兒倒出去的錯誤。

我首先要指責的，就是中國資本主義因在國際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不能得到完成的發展，就是我們現在不應向帝國主義爭取中國民族工業獨立發展的理由麼？我們現在不應用抵制仇貨，關稅絕對自主，廢除不平等條約等方法來爭取中國民族工業發展麼？或者這種發展是無意義的麼？

註一：參看：文化建設一卷七期李立中著：中國本位文化建設批判總清算。

假如說，在目前爭取中國民族工業發展是應該的，那麼，在目前主張完成五四文化革命未盡之任務，來發展資本主義文化革命，當然也是應該的，如何能說這是走向下降之路呢？

不錯，資本主義文化是衰老了。但是我們要知道，當羅馬的恩尼烏斯把他的老年比做那勇敢常勝的馬的老年時，他是說，他在青年時期會

「像是一匹華麗的駿馬一樣

常在奧林匹克場上獲勝的。」

人們豈能以恩尼烏斯七十的衰老，便斷定他在青年時代是一無足取麼？恰同不能因人老便斷定他一生是無足取法一樣。我們也不能因資本主義文化現在衰老了便說青年期資本主義文化也不足為我們取法。相反，自文藝復興至十九世紀中期為止，舉凡資本主義文化革命各時代的文化結晶沒有一項不是為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如果說，資本主義文化已經不為中國所需要了，李君在文化界的努力，吾固不得而知，至於葉青君所努力要介紹的十八世紀的哲學不也是將成為中國所不需的麼？

不錯，當我們現在要努力展開資本主義文化革命時，我們是不應該忘記社會主義運動的。但是，社會主義是甚麼社會文化的產物？又，我們怎樣才能展開社會主義運動和達到社會主義社會？一般地說，不管是空想的社會主義或科學的社會主義，並且不管牠們怎樣與資本主義社會相對立，要之，牠們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和資本主義文化。單就科學社會主義根源說，如沒有十九世紀的德國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和法國王政復古時代的歷史科學與社會主義，最後，如沒有十八九世紀的歐洲革命運動的經驗，科學的社會主義能否產生呢？單就這一點說，說目前來發展資本主義文化和介紹資本主義文化只有保守的意義，已經很不正確，很不正確。

我不否認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思想文化運動與胡適輩所提倡的思想文化運動是有某種的對立，但這種

對立與其說是社會主義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的對立，還不如說是革命的資本主義文化與頹廢的資本主義文化的對立。如果說現在的文化運動已經躍過資本主義文化性質而走進社會主義文化運動階段，那必須先要承認：（一）中國資本主義文化革命已經澈底的完成了；（二）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已取得絕對勝利。但是中國資本主義文化革命是否完成了呢？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是否已取得絕對勝利呢？凡是有眼睛的人都知道是沒有。既然沒有，爲甚麼要否認目前文化運動之資本主義性質呢？難道社會主義文化運動不是立足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而是立足於現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上麼？

李立中君或者要難我道：我們爲甚麼不「飛躍」呢？不「飛躍」到另一高形態社會上去呢？然而據我所知，「飛躍」一詞，不過是「突變」一詞之日譯。「突變」一詞，在哲學上，是指一定的數的漸變準備之質的突進，在歷史上，是指革命時代事變的一日發展每每勝過和平時代十年或數十年而言。這就是說，「突變」是由實際所準備，且須通過實際的，「突變」並不是指孫行者在南天門外翻筋斗的神通而言。試問在現在這個時候，如果不經過資本主義文化革命和準備如何能憑空一下就「飛躍」到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呢？

## 二 再論目前文化運動之性質（註一）

### 一 緒言

在文化建設第十期，當我論到目前文化運動之性質問題時，我曾略提到李立中君在該誌第七期，對註一：請讀者參看：文化建設一卷七期李立中著：中國本位文化建設批判總清算。本文就是爲答覆上文而作。

我的主張目前應發展資本主義文化革命的意見所下的批評。

我那篇文章，原是應該刊編輯之約，為該刊文化月且欄而寫。當時因篇幅有限，自然不能對李君的糊塗意見加以整情的指責。

李君對於社會科學似少修養，這由他的文章完全可以看出，然而李君偏有勇氣出來「廓清」這個「廓清」那個者，全然是由李君孟浪無知所致。

李君自以為是一個最急進的社會主義者，然而他的糊塗，卻使他自已成為社會主義文化發展之障礙物。也許李君本意如此，然而我不願對任何人作誅心之論，我只願就事論事。

李君在其洋洋大文中，雖極盡引證之能事，但他對於他所引證的文章，連懂也不懂。他似乎知道，文化的原則是為經濟基礎決定的，而社會主義文化應該是資本制度否定以後的產物，然而同時他卻偏要主張在目前「變種的初期資本主義社會（？）」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不消說，這是對於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作了不可寬恕的曲解。對於這種曲解加以指責，不是一切頭腦清楚的人應盡的責任麼？

然而，我在此地應當有所申明：第一，我所指責者，僅限於李君文中與我有關係者；第二，我對目前文化運動所持的意見完全是我個人的意見，我不能把我以外的任何人的意見當作我的意見。因我早以說過，一切思想家都貴有獨立人格和獨立發展。思想家的精神發展不但不能受現存權力要求或限制，甚至也不當把他的發展降低到在野黨的政治宣傳限度內。

現在且分段來說明我和李君之間的不同意。

## 一一 我與李君意見相同之點

本文的目的，本來在討論我與李君意見相異之點，但在未說到相異之點以前，最好先說明一下我們

意見相同之點，因為這樣可以免去許多無味的誤會和紛爭。在文化問題上，我和李君意見相同之點是甚麼？是我和李君一樣都認：中國民族之偉大的文化發展將來只有按歷史的新原則——社會主義道路，而不能按資本主義道路。在此，我且先將李君的意見介紹給讀者，然後再將我的意見引來作一比較，就可證明在對這個問題的基本原則上，我與李君的意見是一致的。關於中國文化發展問題，李君的意見如下：

「中國，正如我們所認識的，是變質的初期資本主義社會（？），在這社會裏面，只有國際金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增長。至於中國的資本主義關係，雖然在其所刺激下呈現着相對的發展，但這發展，卻為金融資本主義所桎梏，不能更進而得到絕對的發展。這即是說，中國民族工業不能絕對發展，則中國不能有達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可能（筆者按：這一大段話很欠斟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不能有大的發展，應當是國際帝國主義各方面壓迫的結果。而最主要的，當然無過於帝國主義的廉價商品和操縱中國關稅。此外，還應歸結於中國的舊社會制度和政治的不安定。至於國際在華金融資本，有時雖然桎梏中國民族工業，但有時也能刺激民族工業，如鐵路投資和工業投資便是明證。而李君把中國民族資本不能發達之原因完全歸結到國際在華的金融資本關係，不是把部分的原因當作全體嗎？最末一句：「中國不能有達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可能」，我以為應改為：中國資本主義不能有像歐美那樣發展的可能。否則，不是與上文「中國資本主義……呈現着相對的發展」相衝突麼？因為，假如「可能」都沒有，又如何會有「相對的發展」呢？），這是鐵一般的現實（？），中國既然不能進展到資本主義社會（？），中國亦不能有建設資本主義文化的可能（筆。按：這話又欠斟酌。應當說：中國不能有建設歐美那麼發達的資本主義文化的可能。如硬說：「中國不能有建設資本主義文化的可能」，我們怎樣來解說近百年來的中國社會所發生的變化？全中國數十個新的城市和建築，鐵路建築，汽車道的建築是甚麼文化？全中國近

百數的大學和學院，千數的中等學校，萬數以上的小學又是甚麼文化？全中國上千家的報館，上千種的雜誌，上千家以上的新式印刷機關和書局又是甚麼文化？所有這些都不是資本主義文化麼？中國既然有如許的資本主義文化原素，如何能抹殺事實或蒙着眼睛，說中國連建設資本主義文化的「可能」都沒有呢？而且這「不可能」不是與前面的「呈現着相對發展」的話又是衝突？這裏要請李君仔細想一想自己的立意和措辭！），這又是不可動搖的（？）邏輯的結論。

請讀者注意！上一段話，雖在認識上和措辭上甚為錯誤，但它的中心思想仍然是可以看到的。它的中心思想是甚麼呢？是：中國文化之偉大的發展是不能在帝國主義壓迫下求得的，並且也不能按現在的資本主義原則，只有按將來的社會主義原則。這中心思想是可以成立的。

這是李君對於中國文化建設的中心思想，現在來敘述我自己的意見。我是怎樣來推論中國文化建設的原則呢？我的推論如下：

「關於偉大的中國文化建設問題，是按資本主義道路抑是按社會主義道路，可由下面的方式推論出來。

「資本主義的文化發展，是為資本主義的物質餘裕所培養出來的。假如在最近數年內，中國不能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和壓迫，不能收復失地，不能挽回為中國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種種權力，那末，中國資本主義教死猶恐不能，如何談得上以物質餘裕來大規模的建設資本主義文化？這是一。

「第二，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都是靠了榨取殖民地的特別是亞洲的中國人的血液來維持其存在的，同時資本主義矛盾已達於總爆發時代，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論是明日或後日，不論是中國民族革命得到勝利或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得到勝利，資本主義制度必然要趨於崩潰這是不成問題的，那時我們乃有偉大發展的可能，但那時的國際環境和中國民族能允許我們和歐美一樣來發展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

文化嗎？」

基於這個分析，於是我結論道：

「這樣看來，中國民族偉大的發展和文化建設工作只有很快地過渡到歷史的新原則——社會主義前提之下才有可能，這是沒有懷疑餘地的。」

我更具體的說：

「中國將來偉大的文化發展和建設工作不能和歐美一樣循資本主義道路，不能按資本主義速度，只能循社會主義道路，按蘇聯現有的速度，這是極可信的展望。因為只有在社會主義原則之下，人類才能把其全部力量用來和自然鬥爭，才能建設偉大的文化。」

請問李君：我這種在廣大的國際的和國內的歷史鬥爭範圍中來解決中國民族之偉大的文化建設原則問題、比你糊裏糊塗地單基於國際在華金融資本關係來解決這問題，只會更明確更有力，不會更含混不清楚吧。

既然在了解中國文化之偉大發展的基本原則上我和李君的意見是一致的，那麼，我們之間的不同意又在甚麼地呢？

### 三 我和李君意見相異之點

我與李君之間的不同意，一般的說，是在於李君只看見將來而忘掉了現在，而我不僅看到將來並且也緊握着現在；又在於李君只有目的而沒有達到目的手段，而我不僅有理想作我的目的，並且還以實際作我達到目的的手段。具體的說，是在以下兩個對現時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未來的我們的理想的達到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上所持的態度之不同。這種態度的不同表現在我是緊握着實際而李君只是一個無知枉識的

浮誇者。是那兩個問題呢？是：（一）中國的民族資本不能發展，是因爲各方面爲帝國主義所鉗制，然而這在中國民族革命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未勝以前的現在（現在是一九三五年），我們應否向帝國主義爭取中國民族資本獨立發展呢？（二）中國資產階級因中國資本主義不能有完成的發展不能完成它的文化革命諸任務，而資產階級以外的社會階級爲了推進整個的民族文化的發展和自身之解放應否來完成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諸任務呢？

在上面兩個有非常現實性的問題上，李君的態度完全是否定的。他對我的主張現時應爭取中國民族工業獨立發展和應完成資本主義文化革命意見要加以反對並提議目前就「飛躍到另一高形態社會」去者，就是因爲他對上面兩個有非常重要性的問題完全不了解。換句話，李君除了背誦空洞的公式和徒作大言不慚的浮誇外，在實際問題的解決上完全是一個低能兒。

關於第一個問題，李君作了怎樣胡謔的解決？他的解決一如他的觀察。他說：「中國民族工業的繁榮，待到大戰停止，國際資本主義再生（原來國際資本主義在大戰中已經死亡了的！）的時候，這朵繁榮的葩蕾，不久竟逐漸的凋謝（如果是「逐漸的凋謝」，何來有「相對的發展」呢？），再也沒有重溫那種春色的夢的可能了。」因此，現在要是來爭求中國民族工業發展便是「突梯的滑稽」。請問李君：此處演「突梯的滑稽」的角色的是誰呢？中國民族工業在國際桎梏之下不能得到大的發展，這固然是「鐵一般」的事實，但這一事實就能作我們現在不應向國際帝國主義爭取中國民族資本獨立發展的理由麼？我們不應爭求中國關稅絕對自主，提高關稅率，抵制仇貨，在鄉村作豁免苛捐雜稅運動，在城市中作減租運動和收回租界運動等方法來發展中國民族工業麼？或者這種運動這種發展對於整個中國民族，對於民族解放鬥爭，特別是對於因經濟破產而備受痛苦的勞苦大眾是無意義的麼？

請問李君：你反對我的主張目前應爭取中國民族資本發展的理由究竟在那裏呢？



從李君的糊塗和盲目，使我聯想到新中華雜誌這次出版的「經濟專號」上的「諸專家」的高論。那般「專家」也都和李君一樣只看到中國經濟之偉大的發展只有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一面，至於對於目前我們應否爭取中國經濟和怎樣來爭取中國民族工業發展這問題，除一二人外，其他「諸專家」不但不願用力來發揮意見，甚至不願談及。一如這是屬於純資產階級的事業，而資產階級以外的人是不應過問的。一如中國民衆永遠只應待「西江」之水以解渴。因此，這般「專家」的討論都集中在「未來」。但是怎樣達到未來和達到未來的方法與步驟是甚麼，這般「專家」是想也未想過的。照那般「專家」之意看來，眼前的經濟破壞，便容易加速他們所「期待」的「新時代之到來」。然而實際情形怎樣呢？實際情形是：經濟愈破壞，整個民族便愈趨於自殺和滅亡之途，並且經濟破產所帶來的痛苦，首先就落在中國的勞苦大眾身上。

不爭取現時的中國經濟發展，而陶醉於未來的黃金夢，理論家云乎哉，教派式的清談家而已！

基於正確的歷史經驗分析上，我們有權利這樣告訴李君：爭取眼前的經濟發展，就是縮短目前的痛苦過程，就是為前面的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安下最重要的前提。因為在目前對於國民各階級最有共同利害關係，對於整個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最有推動作用，除了政治和文化之民權發展外，當無過於在經濟上對帝國主義爭取中國民族工業之發展。這三個運動如能得人力合而為一，才是整個民族和社會的出路。舍此不談，舍此而不努力，專門陶醉於未來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不是證明這種人出娘胎出得太早，便是證明這種人有目的無方法！李君！其思及此乎！

李君反對我主張目前應發展資本主義，既然是完全不止確，那麼，他反對我主張目前應發展資本主義文化革命是否正確呢？同樣是不正確。

李君反對我主張目前發展資本主義文化革命之惟一理由，便是因為「中國資本主義不能發展」和「

中國資本主義文化沒有建立的可能性（？）」，這種意見之滑稽，和上面的中國資本主義「因國際金融資本」之壓迫不能發展，因而出來反對他人爭取中國民族資本發展，是屬於同樣的滑稽。

請問李君：中國資本主義不能發展和中國資本主義不能完成它的文化革命，就是我們現在不應來完成資本主義文化革命諸任務麼？若然，那末李君的「凡是現在社會上所有的畸形的一切奴隸文化，復古文化，空想文化（筆者按：「空想文化」應指那般主張在現在的社會內建設社會主義文化的人，即李君這一型的人才對！）」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化，都須予以無情的襲擊（爲何不是「公開討伐」而是「襲擊」呢？）與剷除「又作何解呢？假如李君自認上面一段是可以成立的，則李君攻擊我的「假如說，處在農業和工業「交媾」時期的中國非完全脫化爲工業社會不可，那麼，中國文化運動之歐化和近代化的目的是應明白提出的，而中國文化運動之反東方化的任務亦應同時提出」的意見爲「不攻自破」又作何解呢？是不是因爲我比李君先說出資本主義文化革命任務，因而我是「不攻自破」的？李君自己想吧，到底是誰「不攻自破」？

如我所知，歷史上常有同一歷史任務，得因社會階級關係結構之不同，可由極不同的社會階級來加以完成。法國大革命時代，法國資產階級的歷史任務，是由法國小資產階級來完成的；而俄國大革命中，俄國資產階級的甚至小資產階級的歷史任務，都是由俄國無產階級領導完成的。完成歷史任務的階級雖是換了，但任務却完成了。不過完成的形式和步驟是極不相同罷了。由此看來，歷史上不能有也決不會有因歷史的領導階級換了，因而把歷史的任務根本取消。爲什麼？因爲在歷史上撤開實際任務不解決，便是表示你在實際任務前面無能，便是表示你停在未完成的任務前面不能前進一步！俄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十七年之後的今日，還在進行資本主義文化革命工作（如征服文盲），便是明證。

一般的說，資本主義文化革命，即在英法德資產階級最發達的國家，都是由資產階級以外的階級來

完成的，主要的當然是小資產階級。譬如，資產階級文化革命之典型代表人如浪漫派，他們雖怎樣與資產階級的市儈氣進行着不可調和的鬥爭，但他們在實際上仍然是資本主義文化革命之完成人。至於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哲學家、藝術家、法律家、科學家、建築師、醫生，以及其他許多自由職業者，他們是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之完成人，是更不用說了。這樣看來，我們如何能因中國資產階級不能完成它的文化革命的使命，便說資產階級以外的階級不能也不應來完成資本主義文化革命之偉大任務呢？

如果說，資本主義文化革命諸任務是應該完成的，則李君反對我主張在目前來發展資本主義文化革命的理由又在那裏呢？在李君自己之無知識麼？

還有，一定的文化運動，是如李君自己所說，「是必須與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相適應」和「必須把握文化與社會經濟結構的統一性的」。那麼，中國目前是什麼歷史階段和是什麼經濟結構呢？如李君所說：「中國，是變質的初期資本主義社會（筆者按：這句話很欠通。所謂初期資本主義或前資本主義，就是指商業資本主義。商業資本主義既然發生「質」的變化，那如果不是封建主義！便應該是資本主義，為何依然是初期資本主義？度李君本意，或者是說：中國是一「變象的」（或變態的）初期資本主義社會乎？）」既然如此，難道在此「變質的初期資本主義社會」不經革命的轉變，就可以建設社會主義文化麼？自欺呢？欺人呢？

就文化運動之關係說，資本主義文化運動與社會主義文化運動是緊相關聯的。並且前者做得愈徹底，便愈為後者開闢勝利的大道。反之，如果放棄現實資本主義文化革命任務不作，而專門幻想於未來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這除了表現這個人是一位守株待兔的可憐人物，此外還能說明什麼呢？

由李君的無知，使我想起了伊索的有趣的「鷹和夜鷲」的故事。這故事是以如下的對話展開出來的

「要是你餓了，夜鶯說，「你怎麼不去捉大鳥呢？我太小了，給你吃了也不會飽的。」

「你可曾看見有大的鳥飛過嗎？」那鷹問，「我今天只看到了你這匹鳥呢。如果我把你放走，却去盼望不可捉摸的大鳥，那未免太呆了吧！」

這樣看來，李君的智慧不及這餓鷹還甚呢！

告訴李君吧：完成五四以來未盡之文化革命任務，就是縮短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進程。舍此不努力，而陶醉於遙遠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便是絕頂的大言不慚著！不僅如此，一切在革命低落時代，談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者，百分之百是自欺欺人者！

#### 四 李君的錯誤是怎樣來的

我已從各方面，把隱藏在左傾言詞裏面的李君的錯誤指示出來了，我現在還要進一步地追求。就是李君這種錯誤是怎樣產生的呢？在我看來，李君的錯誤是由一個基本的錯誤觀念產生出來的。這基本的錯誤觀念是什麼呢？即李君幼稚的把近數年來的社會科學運動當作了社會主義文化運動。因為這一基本觀念之錯誤，李君以為主張發展資本主義文化運動，便是「來重復五四運動」，並且因為這一基本觀念之錯誤，不僅使李君認現在的文化運動應為社會主義文化運動，而且還使他認「五卅以來的反帝運動」是「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文化運動」。唉！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出現得這樣早，我們真應該開七、七、四十九天的慶祝大會！其實，說由五卅至二十七年的中國革命運動是具有社會主義前途的運動，自然是很正確的，但如果說五卅運動就是「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文化運動」，那實在是「突梯滑稽」的「突梯滑稽」！這種說法，不僅混亂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而且也混亂社會主義革命運動與社會主義文化運動。作為五卅運動中心內容的「取消不平等條約」，「收回關稅自主」，「收回租界」，「打

倒封建軍閥」等口號，不但不是反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而且簡直是解除他的束縛，幫助他發展的。把五卅運動視爲是「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文化運動」，不是證明說話人之無知識是證明什麼呢？何謂社會主義文化運動？社會主義文化運動，正確的說，是全人類的文化運動。社會主義文化運動，至少是應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絕對勝利之後，在此以前，即令在歐美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也只有社會主義運動或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絕對談不上有什麼社會主義文化運動。爲什麼談不上？因爲恩格斯指出過，資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社會之完成；而無產階級革命只是社會主義社會之開始啊！

關於最近數十年來思想文化運動之階段問題，我是這樣來區分的：（一）自五四以至民國十六年爲一個時期，這是我們的縮短的十八世紀，即我們的哲學運動世紀；（二）十六年現在爲一時期，即我們的十九世紀即實證的社會科學發展世紀。我相信我這種劃分比任何人都正確。不錯，十九世紀的社會科學之發達，同時發揚了科學的社會主義，但十九世紀的社會科學之發達却不能不是爲供應資本主義社會需要而出現的，並且它不能不是資本主義文化的表現。人們能說古典政治經濟，王政復古時代的歷史學，德國歷史學派，奧國心理學派，斯賓塞的社會學，乃至馬克斯的經濟學說，不是資本主義文化表現，而是社會主義文化表現麼？

不但十九世紀各種社會科學是資本主義文化表現，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全部理論也仍然是資本主義文化表現。馬克思和恩格斯雖是整個資本制度之最偉大的挑戰者，然而因爲無產階級的歷史發展與資產階級的歷史發展之絕異，他們自身不但是在無產階級文化或社會主義文化長育起來的，就是他們的理論的體系之最基本的部分，都是由資本主義文化構成的。如果沒有德意志的古典哲學，英吉利的古典政治經濟和法蘭西的歷史科學，科學的社會主義是無從產生的。

自十六年以來，因爲革命高揚以後的社會反動和現存權力之神經過敏，因而使他們視一切社會科學

運動都爲社會主義運動，這已經是可笑極了，至於那般無聊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更不加分析地把一切社會科學運動當作「普羅文化」運動或社會主義文化運動，甚至認爲是五四文化運動之對立物。更是令人笑落大牙！

不錯。目前的文化運動與五四時代的文化運動是有某種的對立，但這如其說是社會主義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的對立，還不如說是十九世紀的文化與十八世紀的文化的對立。

記得去年鬧「大衆語」時，許多教派的知識分子，在理論上都把大衆語運動曲解爲五四以來資本主義國語運動之對立的運動，我當時看到這些糊塗理論，就決然地指出這是知識分子的教派心理作祟。我現在要向人指出的，就是這種錯誤理論是怎樣產生呢？它的產生的原因是這樣的：就是一切主張「大衆語」運動是國語運動之對立說者，他們主觀上都自視是社會主義者。因爲他們都自視是社會主義者，因而他們遂把他們所盡的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之任務都當作是社會主義文化革命之任務，因而視大衆語運動不是國語運動之繼續完成，而是與國語運動相對立的。其實，這完全是由於把任務與任務完成者弄不清楚之故。

可是，一切把資產階級文化革命之繼續工作視爲是社會主義文化運動的人，都未免太忘記了資產階級每種文化運動之完成本來是經過許多否定階段的。譬如。就資產階級的文化運動說，它不僅有浪漫主義對古典主義的否定，而且也經過寫實主義對浪漫主義的否定。如把資產階級文化發展之每一否定，都認爲是社會主義文化對資本主義文化之否定，那不是太不顧事實麼？

告訴李君吧：不僅資本主義文化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是不同的，就是社會主義運動與社會主義文化運動也是不同的。社會主義運動是一種革命思潮運動，而社會主義文化運動是指社會主義革命取得絕對勝利後一種新社會之內消滅階級和國家的人類文化運動。把十六年以來的社會科會運動，乃至把五卅運

動都視為反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那才是「突梯滑稽」啊！

## 五 李君的批評態度不忠實（註一）

最後，我想對於李君的批評的態度說幾句話。批評人要有批評人的誠實。苟出於誠實，雖至叫罵亦無不可。但誠實的標準是甚麼？誠實的標準，第一是應就對方實有的錯誤來攻擊對方，不應為對方臆造一些錯誤然後又加以攻擊。在文壇應用後一戰術以增加自己聲勢的人，便是無賴之徒！

我主張中國目前應爭取中國民族資本發展和獨立並完成資本主義文化革命，我自有的理由和根據。你李立中君不同意，你自然有批評的權利。但你的批評只能就我的立論來批評，不能就你為我偽造的立論來加以批評。話不說多了，且看李君在其大文第六章一開首說：

「廿世紀是資本主義飛黃騰達的王國，今日之中國，是廿世紀的中國，是以中國有建立資本主義文化的必要。這種主張的提出，首推李麥麥（？）先生。」

請問李君：你在那裏聽過或看過我有這樣立論呢？假如李麥麥不曾提出過此種立論，李立中君，你應否負搬造偽論的責任呢？

讀者諸君！李立中君為甚麼要為我搬造這一段話呢？因為李君想在大眾面前誇示他曾在洛斯特德（Rhodes）演過驚人絕技的！

「廿世紀是資本主義飛黃騰達的王國」——大前提。

「今日之中國，是廿世紀的中國」——小前提。

註一：本文登於文化建設一卷十二期。不知為甚麼原故，編輯先生竟未將本節登出。現在特檢出補發表在這裏。

「是以，中國有建設資本主義文化的必要」——斷案。

這就是說，我主張爭取民族資本發展和發展資本主義文化革命，並不是根據現時歷史需要和歷史的辯證過程，乃是簡單根據李君代我發明的「形式邏輯」。

李麥琴既然是一「形式主義者」，自然經不起辯證法的英雄李立中君之攻擊啊！聽呀！

「是的（好一個裝腔作勢的「是的」！）！資本主義文化是現在支配世界的文化。中國既然是現代的中國，當然要建設現代的文化。這話在邏輯上固亦屬當然的結論；但苟把握住現實中國社會之史的發展，這些話（這些話是誰說的（？），都不幸一變而為形式邏輯的論斷。」

於是，李君便在衆人面前便取得了長袖善舞的榮冠！

好吧！李立中君！，你這絕世的藝人！「不過，就把這兒當作洛德斯，請你再跳一下舞吧！」



### 三 評葉青對於西洋文化的態度（註一）

葉青對於西洋文化的態度，是犯了並非輕微的錯誤。

葉青批評胡適輩在接受西洋文化時不知排除其頹廢成分和作為帝國主義侵略工具的文化（如基督教），這是對的。但由這一正確前提得出根本否定西洋文化對中國目前之適應，其錯誤實比胡適更甚。

對於西洋文化的態度，胡適與葉青代表兩個極端。胡適對於西洋文化的態度好比一個受盡飢餓苦病的乞兒一樣。只要是西洋資本主義文化，不拘牠裏面是含有糟糠沙礫和毒素，胡適都慰悅地叫出：吃呀！胡適在哲學上之皈依實驗主義。在思想上不反對基督教，足夠說明胡適對西洋文化是一個沒有選擇能力的乞兒！

與胡適相反的是葉青對於西洋文化的態度。葉青對於西洋文化的態度恰像一個富豪而又奢侈的小姐，因為過分的富有就不免暴殄天物！因此，葉青對於任何時代的西洋文化都叫出：這不好，那不好！其結果在豐多的西洋文化食物中，只願吃點新鮮水果（「新物質論」）和少許的糖漿（「少取理論」）以度日。假如說，胡適對西洋文化的態度是可以使我們中毒，那麼，葉青對於西洋文化的態度却會使我們消瘦。倘若自己中毒應加防止。那末自己消瘦亦應加以警戒。

葉青說：「一般人口中的西洋文化或歐洲文化，就是帝國主義文化，胡適的歡迎西洋文化……只是叫我自動的為帝國主義之精神奴隸……顯然是走下降之路」。當我初看到這幾句話時，我毫不相信是辯證唯物論的支持者葉青寫的。怎麼樣？這些話語裏面所含的邏輯意義不是反對落後的中國對於西洋文化之接受與模倣麼？不是與頑固無識的國粹派葉德輝、汪懋祖、吳貫因等同一鼻孔出氣麼？葉青是怎樣

註一：參看民國廿四年七月六日申報出版界葉青著：「民族運動與文化運動」。

經過辯證唯物論又走向主觀主義者方面去了？此種理論如果不加批評，不僅使一切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人在理論上會陷入死港內，而且會使過去的頑固無識的國粹派對一切「維新」運動者大奏其凱旋之歌。

「西洋文化或歐洲文化就是帝國主義文化」麼？這個公式未免太簡單了吧。想把文化之無限的複雜性多樣性嵌入到這樣一個簡單的公式中，然後再加以否定，是不容許的。什麼是帝國主義？如果我們對於帝國主義不能亂下定義，帝國主義當是資本主義之最後階段。因此，說西洋文化是資本主義文化則可。說「西洋文化或歐洲文化就是帝國主義文化」則不可。就是說自十五世紀末二十年以來的西洋文化是帝國主義文化，我們可否因此對西洋文化加以抹殺加以排斥呢？不能，絕對不能。那種把嬰兒和浴湯一起倒出去的態度是應引以為戒的。

我們要知道，即使一般人所說的西洋文化完全不是人類和自然和封建鬥爭所獲得的果實，是完全作為帝國主義侵略工具的毒素，然而為了以毒攻毒起見，我們也只能以西洋文化去抵抗西洋文化的進攻，無論如何總得不出排斥西洋文化的結論。

何況一般人所說的西洋文化並不盡是帝國主義文化。

因為葉青一開始就錯誤的估計了西洋資本主義文化，於是使葉青又得出第二個錯誤，這就是不接受資本主義的巨大的文化遺產而想重新另創新的文化的錯誤。因為這一錯誤，使葉青對於在目前有非常實際意義的西洋思想文化之介紹工作盲目的加以輕視而陶醉於幻想的創造。

葉青說：「介紹……在從前是有進步意義，在現在，一九二七年後，便是保守的東西」。又說：「胡適公然主張模倣，並且說模倣就是創造，……這樣的模倣就是文化投降」。所有這些話，都是使我吃驚不置。怎麼樣？我們現在就不需要「介紹」和「模倣」麼？我們在科學上，哲學上，藝術上，文學上

已取盡近五世紀以來的西洋文化的寶藏和結晶了麼？分開來說，十五世紀以來至現在的歐洲自然科學之總收穫，十六七八九世紀的歐洲哲學寶藏乃至古希臘哲學寶藏，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的中期的文學傳統，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末的歐洲的社會科學等，對於我們都是「保守」的麼？或者曾使我們在精神上「走向下降之路」麼？

葉青對於西洋文化採取這樣一種驕傲和輕視的態度是完全不正確的。

葉青雖然是一個歷史唯物論的信徒，但對於文化後進國對文化先進國之模倣問題的了解卻是非常不正確的。葉青似乎忘記了文化發達的民族常是給那些隨在牠後面的文化後進民族指出他們自己未來的肖像。

一般的說，甲民族對乙民族的介紹或模倣，常常是說明甲民族的歷史發展要進入乙民族已達到的歷史階段——事實的。決非「殖民地化意思」，更非「走向下降」意思。法蘭西在文化上模倣過英吉利，德意志又模倣過法蘭西，俄羅斯又模倣過德意志，日本模倣過歐洲各國的文化，難道這些都「殖民地化意思」都是「走向下降之路」麼？

我們要知道，在文化的介紹和模倣上，凡是多多少少能够成爲一種風氣的運動，決不是根據介紹和模倣自身，而是根據介紹和模倣民族之社會需要。一個民族可以向異國或自己歷史的早期學習若干東西，但這種學習是以自己需要爲基礎的，並且所學得的東西不能不是與自己的需要相和諧的。

譬如，戊戌前後，中國人接受達爾文的物競天擇思想，那是爲適應當時的中國民族在精神上欲對外國奮發要求的；又如五四時代在哲學上接受自然主義，那是爲了供給中國國民反封建要求的；而一九二七年後的社會科學之介紹，又是象徵中國經過了法國大革命後而社會關係轉入歐洲十九世紀狀態。胡適輩至今日之所以成爲時代落伍者，乃是因爲他是我們的十八世紀（五四）的人物。

恰同「創造」是爲適合社會需要一樣，成風氣的「介紹」與「模倣」也是爲適應社會需要的。這樣看來，胡適的「模倣就是創造」這一公式本身是沒有錯誤的，是用不着加以攻擊的。問題之所在，不是應不應「模倣」問題，問題之所在，是「模倣什麼」和「怎樣模倣」。我們批評胡適，只是因爲胡適所模倣的東西是少數特殊階級所需要的東西，是充滿了頹廢和缺乏革命精神的東西。胡適提倡實驗主義是模倣，葉青提倡新物質論就不是模倣麼？反對模倣不是連自己一起反對了麼？反對模倣不是給頑固的國粹派以鼓掌稱快的機會麼？我希望葉青不要這樣愚蠢才好！

我們只能這樣來了解介紹（或模倣）和創造之間的區別。就是當一個人自己手邊已經有一種完美工具時，他就不必再費精神來創造甚麼新工具。僅在已有的工具不够用或有若干不適應時，他或者對原有的工具加以修改或者重新創造一種，使其更適合自己的需要。至此，創造就分有介紹或代替介紹。前者可用意大利文藝復興以希臘羅馬文化爲倣本例證；後者可用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雖以英國唯物論作藍本，但法國唯物論却比英國唯物論更帶徹底性爲例證。至於處於一切先進國之後進地位的俄國和日本各方面都是先進文化之最忠誠的模倣者和發揮者。

當俄國和日本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時，這兩個民族都未出現特殊偉大的哲人，這原因卽在這兩個民族出來作思想革命時，他們身邊已經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哲學體系放在那裏。

雖然模倣與發揮將這兩大民族推到和先進民族立於同等或更高地位，但這兩民族文化發展之模倣和發揮痕跡仍然不能加以掩蔽。人能說喬耳雷夫斯基，伯林斯基之於黑格爾和費爾巴哈，樸列哈諾夫，列寧之於馬克斯和恩格斯是有其獨創體系和方法麼？一個人當他自己身邊滿堆許多可以滿足他要求的東西不用，而來修談甚麼創造。那不是很奇怪的麼？或者難我道：果如你所說，則十月革命和由它所生的一切新文化不是最新鮮的麼？是的，是最新鮮的。但由這「新鮮」能得出什麼結論呢？能否得出創造不需

傳統的結論呢？不能，絕對不能。十月和由十月所生的一切新的文化的果實，它並非一朝從海裏騰升出來的，它是過去的世界文化和俄國文化發展之結果。沒有近數世紀的資本主義文化發展，沒有近數世紀的歐洲社會運動的經驗，沒有前世紀的社會科學之發達，新鮮的十月和由它的一切新的文化形態是不能發生的。我們有權利說，即在十月革命十七年後的現在，蘇俄仍是西洋文化之最忠實的繼承者和發揮者。在自然科學上，在經濟技術上，在建築上，在哲學上，在藝術上，乃至在普通教育和衛生行政上，蘇俄都還是西歐的模倣者和繼承者。

難道比蘇俄落後多了的中國現在就可以擺出臭架子對西洋文化叫出這不配我模倣那不配我模倣麼？葉青一而再，再而三的說：「我們要創造」。又說：「要從世界文化尖端出發來創造」。請問：什麼叫做創造？什麼叫做從世界文化尖端來創造？創造是無中生有的意思麼？從世界文化尖端出發就是排斥以往文化傳統意思麼？不是的。如果是這樣，那就不堪想像了。不論是在科學上或藝術上，任何偉大的創造都不外是將多年以來或多世紀以來人類頭腦裏面所貯蓄下來的材料加以整理加以煅煉。任何偉大精深的創造決不是脫離傳統的，一切賦有新的時代精神的創作在其內部都是與傳統呈着織物之觀的。從尖端出發來創新文化，是指把前人的發展用來當作自己基礎說，決不是排斥前人的發展或不承受前人的發展。如果是指後者，那便會把我們變為缺乏精神營養的乞兒，如何談得上創造？又那裏能夠創造呢？

當葉青鄙視對西洋文化的介紹而來侈談創造時，葉青是否記得「宣言」的作者說的資本主義的知識生產已經和其物質生產一樣，各個國民的知識創作已成為世界公有物了呢？

葉青說：「在哲學上，我們只要新物質論而棄此外一切」。在哲學上，我們要新物質論，還是比胡適進步多了，這種精神是很值得贊同的。但為什麼要附以「而棄此外一切」之苛律呢？葉青是很愛黑格

爾的，當知黑格爾說的：「哲學史並不是人類理智錯亂之展覽室，寧是一座神聖的殿堂」。如此地輕視以往的哲學體系不是太奢侈過甚麼？不是太輕視了前人的努力麼？對哲學果應如葉青所說，則葉青又爲什麼忙着介紹十八世紀的乃至兩千年以前的唯物論呢？不能如此地主張。如此地主張，是對於過去的人類偉大努力之侮辱。我們對於屬於發展的各時期的文化所取的態度與對於屬於退落的各時期的文化所取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發展時代的精神生產由後人看來，即使是有缺點的，但同時牠是含有真理的，退落時期的文化（如秦後的儒家思想）即在當時也是因循的，沒有什麼真理原素的。因此，我們不能用對待中國儒家哲學的態度來對待西洋哲學。

我們對於西洋資本主義文化所取的態度是應以馬克斯對資本主義文化所採取的態度爲態度的。馬克斯不但拒絕對資本主義文化之吸收，而且整個的馬克斯主義簡直是資本主義文化之最高的昇華，馬克斯是第一個變資本主義的精神遺產爲工人武器的人。如大家所週知的，馬克斯是曾經用了英國資產階級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西斯蒙諦等小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批評，烏托邦社會主義，法蘭西唯物論和社會階段的觀點來接近資本主義文化，他不但不會爲過去的文化所屈服，反而能利用過去的文化爲達到自己的一種工具。恰同那能吸取各種各色的土質然後再把它們化爲枝幹，化爲綠葉，化爲鮮豔的花朵的植物一樣，文化也有它的營養功用的。不但如此，文化常常能在那些舊的遺物中間發現最活潑最肯定的式樣。科學的社會主義者不忘情於對十六世紀託馬斯莫耳乃至兩千年前的柏拉圖加以研究者，其意即在此。

如上所述，我們對於西洋文化就不用不着批評了麼？批評是要的，並且要用最新式的批評方法——辯證唯物論——去批評。但批評西洋文化並不是拒絕對西洋文化加以介紹，相反，批評是爲了使介紹在發

生更積極更正確的作用。因為「人類這種有機體，是一面中毒，一面完成着對於那中毒的內部手段，長大起來的。在那裏是有生活的。如果你乾燥到像海裏鯉魚一樣，那時候，中毒是沒有了罷，但長久也沒有了，大抵是什麼也沒有了罷」。

葉青又說：「於科學，我們要自然科學，對於社會科學則多取事實，少取理論」。這就是我所說的葉青在豐富食物中只願吃點甜食以過活的表現。

是的，我們要自然科學，也要社會科學。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不同之點在什麼地方呢？豈不是在於社會科學是以理論的說明為特徵的麼？因為自然科學是可以藉助於試驗的，而社會科學則不能藉助於狹義的試驗。因此，一切社會科學，不論是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都不能不藉助於歸納、演繹、比較、抽象、發展等方法來作成理論以說明的。社會科學固不能在實驗室內重製一個法國大革命，但它却能從過去諸多革命經驗之整理和分析中推論出來的革命之若干性質和傾向，理論不能不是社會科學的特徵。假如如葉青所說：「對社會科學多取事實少取理論」，則他們還剩下什麼呢？不能這樣的主張。我們在社會科學中是不能以歷史學教的主張為滿足的。我們要知道，歷史學派也有歷史學派的理論。我們在經濟學中排斥亞丹斯密和李加圖麼？在法律學上排斥孟德斯鳩麼？在歷史學上排斥基佐和吉葉麼？我們在社會科學中不但不想排斥十七八九世紀的諸巨人，我們甚至也不想去排斥兩千年以前的亞里斯多德和韓非。為什麼？因為這些人都是時代發展之重要代表；因為這些人正是想理論地來說明他們時代現象和時代特徵的。

我非常驚異反對胡適的「多談問題少談主義」的葉青如何會提出此種意見。

對於西洋文學，葉青雖然沒有用上面的對待哲學和社會科學的態度，但我們仍可看出他那種過分地「怕中毒」的胆怯精神來。

葉青說：「文學，我們要技術和意識之優良者」。我們是對於每一件作品都要牠兼備技術和意識之優良才加以介紹，抑是具二者之一即可以加以介紹呢？如果說二者須兼備，我們怎樣來處置托爾斯太呢？作為藝術家的託爾斯太，他是藝術之國的王子，作為思想家的託爾斯太，他却是一個反動的原始基督敎主義者。如果說二者具一即可，那不是有偏重偏輕之弊麼？問題之所在，不是在對於每件藝術作品難以某種某種條件，問題之所在，是在認定歷史上那些藝術流派是代表時代的發展，和那些藝術流派是代表歷史的反動。代表歷史發展的縱有某種的缺點，我們也得加以介紹，代表歷史反動的縱有某種優點，如不為特種目的，我們暫時就不必加以介紹。一般地說，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中期歐洲幾個主要的藝術流派所遺下的豐富的偉大的精神遺產我們都應加以繼承的。

我們對於歐洲文學遺產繼承的態度決不即如一個小學教師或中學教師為他的學生選擇課本的態度。中國經過維新運動。經過五四運動，經過一九二七年至現在的社會科學運動，然而至現在思想界尚無人能徹底了解西洋文化的介紹對於中國文化發展之重要。中國思想界至今尚無人能徹底了解我們在最近十數年內如能把歐洲近五世紀的各種健全的精神文化完全搬運到中國來不僅使我們在精神發展上能立於先進國同等地位而且能大大地幫助我們物質文化和政治文化之改造和民族解放運動。中國思想界至今尚無人能徹底了解精神文化特別是由文字表現出來的精神文化是有最大的伸縮性的。因為由文字表現出來的精神文化是有最大的伸縮性，我們在十年內能佔有歐洲無數世紀的精神發展是毫不足奇的。舍此不努力，而來談什麼創造新文化，那實在是犯了誇大狂。

中國與西洋文化發生關係已經有一世紀以上，而在這長時期的接觸中，中國對於西洋文化始終未放棄那種半推半就又驚又愛的處女新婚態度。但是這種態度不放棄，想有新的文化產兒是不可能的。

葉青是辯證唯物論者。辯證唯物論者比中國的國粹派和自由主義者當能更徹底地接受革命的資本主



義文化。辯證唯物論者當知社會主義文化是資本主義文化之結果。辯證唯物論者只應站在更高階段來接近資本主義文化，他不應無條件的輕視資本主義文化。

爲了改正從左出發來排斥資本主義文化之錯誤，特將意大利的哲人安多尼·拉李理烏拉（Antonio Labriola）對這種人所下的警語寫在這裏以作本文之結束：

「怠惰的頭腦所有者們，高高興興滿足於這樣的宣言，將一切科學都嵌進那由數個命題所成的要領中，而且只藉一個鑰匙之助，便可以逸澈了生活的一切祕密的可能；將倫理、美學、言語學，歷史的批評以及哲學的一切問題，歸在僅僅一問題裏，以逃避所有的困難。這在一切穩當而且因而恬淡無慾的人們，是怎樣的喜歡，怎樣的慰樂呵！蠢才們用了這樣的方法，可以將歷史弄到商業算術的程度，而結局，則但丁的悲劇的研究，將會給我們以這樣的概念，說是神曲不過是狡猾的弗洛倫斯的商人爲自己的厚利而賣掉的羽紗賬單了！」

## 四 三論目前文化運動之性質（註一）

### 一 緒論

丟開各種各色的國粹派和保守體系對於科學社會主義之可恥的阻咒不談，年來在中國最反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派別，應當是中國的空想派——安那其派。中國的空想派——安那其派假科學社會主義之名行反科學社會主義之實，這事如從表面看來，似乎由於中國的文化落後和左傾知識分子之幼稚，但在實際上，這卻是有很深的社會歷史原因的。

這事之發生，不僅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佔優勢和小資產階級佔多數的國家，而且還因為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之出現是在科學社會主義對空想派和安那其派的社會主義及其各種學派取得絕對勝利近一世紀之後。因此，中國小資產階級的社會運動者在實際上雖是百分之百的空想派——安那其派，但他們爲了增加自己的力量，爲了掩飾自己無希望的歷史運動，卻不得不把他們的運動飾以科學社會主義的花朵。

假如說，中國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在過去就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那麼，我們對於現在中國小資產階級空想派——安那其派之竊取科學社會主義旗幟實沒有任何驚奇之必要。

不過，中國的空想派——安那其派和道地的安那其派一樣，他們年來因爲忙於「以暴動作宣傳」去了，遂完全放棄了自己的理論運動，因之，這一運動之任務天然地便落在資產階級社會所排擠出來的廣大的知識分子身上。而葉青，汪疑今，李立中三君不過是這類人物中之人物，芳香中之芳香！

註一：參着文化建設二卷四期葉青，汪疑今，李立中，等人的論文。

爲甚麼這些知識分子或者有意或者無意都是中國的空想派？安那其派的義務宣傳員呢？原因有二：其一，是由於這些分子與中國的空想派——安那其派的社會出身相同，這就是說，他們的社會生存決定了他們的社會思想；其二，中國的空想派——安那其派在小資產階級佔多數的中國是一種權力，這特別在文化市場上是如此。因此，對於這種權力送一秋波，不僅可以得到不負責任的左傾光榮，並且還可以藉此去驕傲他人。譬如，汪疑今和李立中并非中國空想派——安那其派的嫡系，但他們當與你作他們所說的「自由學術討論」時，他們卻有充分權利罵你是「狹隘的民族觀點作祟」，是「奴化」，甚且更可以用「如此懷疑自己」的態度懷疑你「是否真的」在精神發展上不受現存權力的要求和限制」。

本來荷馬詩歌中的泰爾西泰斯（*Thersites*）是各時代各民族常有的典型人物。我對於汪李二君的誣罵和小小的心理學的中傷還用得着有所申辯麼？我還是讓泰爾西泰斯這種人去討那種誣罵和心理中傷的苦蘗吧，至於我，我是在一切辯論中只熱衷於真理的探討的。不錯，我沒有同情者出來爲我辯護，但我卻相信最後的勝利是屬於真理的。

下面就開始我們的討論吧。

## 二 甚麼是文化和文化運動

早在七八年以前，我們就聽到中國有所謂「普羅文化」和「普羅文化」的運動。但是不知從甚麼時候起，這種甚囂一時的「普羅文化」和「普羅文學」運動忽然像變戲法一樣又變爲「國防文化」和「國防文學」運動了。但是這種轉變是由中國空想派——安那其派嫡系的新近才決定，這新決定直到現在還沒有使跟在他們尾巴後頭聽的庶系知道，因此，使他們的庶系不但不知退却，反而由「普羅文化」運動前進到「社會主義文化運動」。不幸的，就是這些左傾幼稚病者，不但不知道甚麼是「普羅文化」和「社

會主義文化』，甚至連文化的本質和定義都弄不清楚。這真是荒天下之大唐！

假如說，在十月革命後的經濟恢復時期，蘇俄的左翼文人還不敢把當時的革命文化運動稱為社會主義文化運動，而稱為普羅文化運動，證明蘇俄的左翼文人在糊塗之中尚存有分寸，那麼，中國的左翼文人——葉青，汪疑今，李立中等居然說現在的中國文化運動是社會主義文化運動，其幼稚實等於未滿周歲的小兒。這不止是和巴枯寧一樣『把妊娠的第二個月弄成第九個月』，簡直是張冠李戴，認猴為人！爲甚麼這三位會弄出這樣的笑話呢？簡單的原因，是由於他們不懂得文化的本質，不懂得社會主義理論運動與社會主義文化運動之區別。因此，當他們一聽到別人說，目前中國文化運動的性質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文化運動非社會主義性質的文化運動時，他們便咆哮地說你是反對資本主義文化『重新估定其價值』，說你是反對『在革命低落時代放棄應有的意識革命工作』，說你是『反對社會主義思想運動』等等。他們的言辭是極頂的左傾，但內容則全無。他們不知道，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社會主義運動只是一種理論運動，而社會主義文化運動，是不限於理論運動，其範圍比理論運動更寬大到無數倍以上。

要明白甚麼是社會主義文化運動，當先明白甚麼是文化運動。究竟甚麼是文化運動呢？大哥說，文化運動就是『理論』運動；二哥說，文化運動就是『意識』運動；三哥說，文化運動就是『思想』運動；四哥更說，文化運動就是『哲學科學化』運動，如此紛說不一，大有盲人摸象之概。

不錯，『理論』，『意識』，『思想』等等確是文化裏面的重要因素，但恰像象的尾，腹，牙等等不能代表全象一樣，『理論』，『意識』，『思想』等等也不能代表文化的全貌。因爲後者比前面諸項實要無限的寬大無限的複雜。

文化一辭，一般地說，是指與自然相對立的東西而言。自然是不依賴人類而存在的，文化恰是相反：牠是人樣勞動的產物，是人類的作業。文化的範圍可分作三個基本部分：物質文化，社會文化和精神

文化。人類同自然鬥爭的結果，產生出人類的物質文化；人類不是個人地而是社會地同自然鬥爭，因而又產生出社會文化。最後，人類在和自然鬥爭過程中和在社會生活中漸次積疊了他們的知識和經驗，并提高了他們的精神活動和要求，因而又產生出精神文化。總之，文化是人類勞動造成的一個有機的全體。列寧說：

「構成文化本質的東西，不盡於科學，文學，及藝術，更進一層，還昇深入生活深處，而不是從書籍出來的習慣及觀念，是自然的成就某種東西的能力，以及在一定形式上，行動的習慣的意味上的技術。」

文化不僅包括工業，科學和技術等等，甚至包括一切知識，藝術，信仰，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任何人在社會上所能獲得的才幹和習慣。因此，當我們討論任何文化和文化運動時，我們是應把上述的文化概念置諸念頭的，否則，便不免落盲人摸象之故套。譬如說，當我們說十五六世紀歐洲文化再生運動時，這決不是指它是單純的思想運動或理論運動，而是指它是基於一定經濟基礎上的全部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之改革運動。

這樣看來，葉青，汪疑今，李立中等把資本主義社會內只是作為一種思想的社會主義運動，竟當作含義極廣的社會主義文化運動，并且更以社會主義運動來排斥其他文化運動，不是無理取鬧麼？

勇敢的汪疑今君，說我之謂「社會主義運動與社會主義文化運動是不同的」兩種歷史運動，是「妄生分別」，其實，我應當告訴汪君，這若不是我「妄生分別」，就是由於你蠢不可教！甚麼是社會主義運動？社會主義運動，照恩格斯說，它所代表的思想的總和，不過是一種理智的反映。一方面反映那支配社會的有產者和無產者，資產者和雇用工人中間的階級鬥爭，他方面反映那支配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因此，社會主義運動，又可以解釋為解放近代無產階級的一種學說運動。

甚麼是社會主義文化運動？社會主義文化運動，我從前是這樣說，現在還是這樣說，它是社會主義革命取得絕對勝利後的社會內一種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消滅體力勞動與精神勞動界限的人類全體的文化運動。社會主義運動，是提倡階級鬥爭，提倡革命的，而社會主義文化運動，是提倡消滅階級鬥爭和革命的。這樣看來，把社會主義運動與社會主義文化運動看為無區別的和同時的，不是不可教的蠢才麼？

要知道，一種新的宇宙觀和歷史觀之出現是一回事，而把這種新的宇宙觀和歷史觀有機的滲透到社會生活各方面，并以它們的原理來建設一個新社會一種新文化完全是另一回事。這個第二過程在進行上比第一過程，即理智運動，要遲之又遲。因為列寧已經說過，文化不是單純的從書籍中產生出來的，也不能單純的從書籍中產生出來。一種新文化之出現，它是先期的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的。

假如說，社會主義運動，就是社會主義文化運動，那就必須承認，我們現在不僅有社會主義的理論運動，而且還有社會主義的生產運動，社會主義的教育運動，社會主義的建築，藝術，科學，美術，劇院，研究院，體育，競賽等運動。并且還要承認，社會主義現在已經不是作為社會革命的武器而存在，而是作為一個新社會建設的原理建設的骨架而存在。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生產在甚麼地方？社會主義的教育，建築等等在甚麼地方？

如果說，社會主義運動就不是社會主義文化運動，那麼，以社會主義運動來反對其他文化運動不是無理取鬧是甚麼？須分別清楚，反對說目前文化運動不是社會主義文化運動，而同時主張目前文化運動是資本主義文化運動的人，並不是反對社會主義運動，更不是反對在革命低落時代進行意識運動。因為社會主義根本就是資本主義的哲學和社會科學發達之結果，根本是資本主義文化的產物。而提倡革命的資本主義和完成資本主義文化革命，就是為社會主義運動開闢勝利的大道。反之，如果沒有革命的資本主義文化運動和資本主義文化革命之完成，不論是社會主義運動或社會主義文化運動，將會變成根本

不能夢想的運動。只有那般反動的空想派和安那其派，才以為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之實現是與資本主義文化革命和完成完全無關的。

不消說，根據文化的可移性說，落後民族是可以向先進民族直接取得某些精神文化範本的。但撲列哈諾夫說得好：「模仿者和原型之間是存着距離的，這距離恰等於存在於產生模仿者的社會和原型所生活着的社會之間所有的距離一般大」。這就是說，文化的模仿是以模仿民族的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為限度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只能有反映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社會主義理論運動和促進此矛盾發展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不能有社會主義文化運動或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這都是經濟關係和社會法則決定了的，這決不是人類意志所能左右的，並且凡是有點理智和思想的人，只要他不是空想派和安那其派，他都會承認這道理的。

為甚麼社會主義的理論在前一世紀，甚至前三世紀就出現了，而社會主義文化運動和建設口號只在蘇俄第一次五年計劃執行時才被提出呢？因為社會主義運動與社會主義文化運動，是不同時代的歷史運動。

### 三 資本主義文化運動與社會主義文化運動

汪疑今君向我們宣佈道：「一社會階段和他社會階段相交代的時候，常是二種社會的決定要素並存，使社會形成分裂狀態。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交代，是資本主義先在封建社會中和封建主義對立，然後由發展由鬥爭而成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交代，也是社會主義先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和資本主義對立，然後由發展由鬥爭而成社會主義。一社會的決定要素存在而且發展時，其文化也存在了。資本主義文化會包含在封建社會之中，社會主義文化也要先包含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

。L因此，汪疑今君更進一步的說道：「資本主義社會在他發展到成熟期的時候，已不再是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與文化，在此母胎內已經孕育出社會主義與其文化來了。L最後，汪君又說：「在此兩種性質的要素存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其文化也是兩種性質的，文化的運動或建設也有兩重性質，而且兩種是絕對不同的，不能稱之為資本主義文化的。這正如封建社會中已經萌芽和發展了資本主義文化，我們決不能仍說牠只是封建主義文化，而不另有資本主義文化一樣。L

我相信汪疑今君的同道，特別是李立中，在看了汪君這段宏論之後，一定要鼓掌稱快同時又感自己能力之薄弱。為甚麼？因為他們雖都是主張目前中國文化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文化運動，但他們卻不能給它以理論的和歷史的說明，而汪君的宏論，差不多是補充了此中的不足。然而不幸的，就是這種整齊劃一又甚好玩的理論，並不是根據實際歷史之考察和研究之結果，而是根據汪君自作聰明的形式邏輯的推論。實際上，社會主義文化之發展不但不「正如」L資本主義文化之發展，甚且完全相反。

汪疑今君之所以把社會主義文化發展與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看為一律者，全由於汪君對歷史之無知，全由於他的形式邏輯的推論法，全由於他把資本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兩個支持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歷史發展毫無區別的看成同律。實際上，他們的發展是迥不相同的。

我們要知道，資產階級自其出世以來就是一個財富所有階級，並且當它還是一個被剝削階級時，它自身已經是一個剝削階級。因為資產階級是一個財富所有階級，所以資產階級雖在封建社會內，它就有了獨立的並且與封建階級有別的經濟基礎。因之，「資產階級的文化發展在資產階級經過幾次的革命，取得國家政權之前的幾世紀便已開始了。當資產階級還是第三閱一切權利半被剝奪時，他在文化建設的各方面，便已會發生過很大的而且與日俱增的作用。在建築上尤其顯然。……舊時基爾特式的行會式的資產階級前身，實是歌特式（Gothic）建築的真正創意者。當資產階級地位漸臻鞏固時，亦即當它更



形富有時，它於是乃自動的沿着歌特式而創造出他們特有的建築形式，這已不是爲着教堂而是爲着建造自己宮殿需要了。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其目的在於替資產階級在封建社會中造成一種心理與政治環境的更順利條件，從那時起，直到政權轉入資產階級手中的革命時期（在法蘭西）止，其間經過三四世紀，資產階級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都有長足的發展。法國大革命與因之而生的戰爭，使文化之物質水平暫時趨低。但自此以後，資本主義的統治制度却竟被認爲「自然」而且「永久」的東西了。」

事實如此，不容我們否認。文化的基本織物，不僅先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一定的社會生活，並且還要有足夠的維持各項文化生活物質餘裕。資本主義文化，無論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都是由無產階級身上剝削出來的剩餘價值培養出來的，並且不能不由資產階級與其發明家，藝術家，詩人等等交互影響而造出來的。

這樣看來，資產階級在封建社會內，能有牠自己的獨立的文化運動和建設，完全是因資產階級是資產階級。

至於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文化發展怎樣呢？它完全與資產階級資本主義文化發展不同。我們要知道，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內，並不能有和資產階級在封建社會內那樣獨立的經濟基礎。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的無產階級，它是一個勞動力的出賣階級，它除了勞動力以外，便一無所有。因之，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的無產階級，它是資本主義文化之真正的培養者，它不能另外建立與資本主義經濟有別的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文化有別的社會主義文化。如果說，無產階級能建立社會主義文化，那不是在本主義社會內，而是在資本主義死亡以後，而是在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所掌握的文化之抄沒。換句話，社會主義文化基礎，就是資本主義文化。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是不能有所謂社會主義文化運動和建設的。

托洛茨基說。

「無產階級過去和現在只是一無所有的階級。即此已將它局限於狹隘範圍之內，使其不能吸收資產階級文化那些可以永遠列入人類財產簿上的元素。固然，就某種意義講來，無產階級，至少是歐洲的無產階級，曾經有過它的改良時代，特別是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期，這時它不敢輕於一試的奪取政權，乃暫謀在資本主義統治下，爭得適於其發展的更有利的言法環境。但是第一，在那與第二國際時代大體相合的「改良」時代（議會政策與社會改良），歷史所給與無產階級的時間只幾十年，而給與資產階級的却是幾世紀。第二，無產階級在這個準備時期並沒有變成一個更形富有的階級，並沒有把物質力量集中自己手中，反而，從社會文化觀點來看，它却變到更不幸的地位去了」。後來托氏繼續說道：「資產階級是在當代文化全副武裝之下取得政權，無產階級在它從事奪取政權的時候，只是在一種獲得文化的迫切需要之下而已。」

不僅是托氏是這樣說，就是世界五大社會主義者之一的德國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麥爾林也是這樣說：

「人們不可不小心，不要過重的評價對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的藝術的意義。無產階級，在這鬥爭場面上的限度內，是不能從自己的胎內產生偉大的藝術，也不去產生。要詳細地說明這思想，必要獨立的論文，在這裏就想用一個例子來說明一下。演劇在資產階級的解放鬥爭中所盡的任務，是周知的事情。資產階級是有建築劇場的金錢的；而且從前的專制主義，不知是故意呢還是不切，在當作一個世界看。的舞臺之上，是依據喜歡為資產階級的緣故給與那在現實上頑強地拒絕着，也能够拒絕着的東西一事，取了寬大的處置。然而現在的勞動者階級却沒有建築劇場的金錢，而且近代的專制主義，在現實領域內

是早已不能拒絕鬥爭，只藉着密閉了美的光的世界的一事，至少鎖定着自己的忿恨的。就是在的經濟及政治的領域內對資本主義與其警察日日得到新的勝利的勞動階級，而在藝術的領域內的這個高大的權力相對，是完全無力。L

如果上述二氏的意見是正確的，不僅證明汪疑今君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有「社會主義文化運動或建設是架空之論」，並且也證明葉青的在介紹「西洋文化」時，應「拋棄它的資本主義成分，而保存它的社會主義成分」也同樣是架空之論。因為所謂「西洋文化」，誠如葉青自己所說，「是等於資本主義文化」，再沒有與資本主義文化並美的或更美的社會主義文化。

葉青，汪疑今二君也許要說：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既然不能有社會主義文化，但怎麼會有社會主義的思想或理論呢？我們早已說過，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理論，它們不是社會主義文化的產物，而是資本主義文化的產物，並且它直接是由資產階級的學者提出來的。不要說到馮文，傅利葉，聖西門等人都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出身，就是科學社會主義兩大導師也都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出身。一八四七年的宣言上說：

「階級鬥爭一走向終局的時候，則支配階級圈內解體的過程，在舊的社會內部，達到非常強烈的程度，同時支配身分的某部分就離開了牠，支持着未來的旗幟。他們加入革命的階級。像貴族的一部分會和資產階級合體的那樣，現在資產階級的一部分，即那達到了歷史運動的全過程之理解的，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係移行到無產階級方面。L

無產階級的思想家差不多都是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移行來的，這是不用不着爭論的。汪疑今君！請以你們自己來證明這事吧，你們都是自命不凡的無產階級的代表，但你們之中有那一位不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出身呢？並且只要你們不能得出無產階級以外的人不能來研究近代社會解放事業這蠢笨

的結論，你們更無任何理由說無產階級以外的人不能來發現社會主義。恰好相反。近代社會主義正是無產階級以外的人提出的。

但是怎樣來發展無產階級的思想運動呢？假如說，無產階級的思想家是由於那「達到歷史運動的全過程之理論理解，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移行而來的」，假如說，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哲學和各種社會科學發達之結果，那麼，發展革命的資本主義文化運動不是幫助了無產階級的思想運動麼？

我的論敵也許又要提出抗議道：既然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可以移行到無產階級方面來，因而產生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那麼，爲甚麼資產階級的自然科學家和藝術家等等不可以移行到無產階級方面來，因而產生社會主義文藝運動呢？樸烈哈諾夫說過，這只能這樣來解釋，就是「達到歷史運動的全過程之理論的理解」，只有從事思考工作的人才能做到，而現代的自然科學家和藝術家等，却埋頭於自然研究和籠閉在技巧的爭執中。他們對於諸種的社會思想的對立和目前事態的變動，不是無能便是毫不關心。這樣不免阻止了他們向無產階級方面移行。雖然這並不反對他們向無產階級方面移行，這不過是證明在資本主義社會內不能有「社會主義文化運動和建設」而已。

然而勇敢的汪疑今君（葉青也一樣），他不僅想證明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有社會主義經濟存在，並且還證明有「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存在。他說：「在西歐，恩麥特在他的『資本論概要』裏指責過海德曼著社會主義經濟學書名之不正确。他以爲社會主義的經濟學並未存在，所以還沒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存在。論究資本主義經濟的書籍，不能稱之爲社會主義經濟學云云」。汪疑今君在申述了恩麥特的意見之後，便反駁道：「這在講「正名」的人看來，是正確的。但到現在，重內容而不「正名」的社會科學界，仍一般的把社會主義者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學問，稱爲社會主義經濟學」。因此，照汪疑今君看來，恩麥特便不免「曲解」了經濟學。

其實，這裏「曲解」經濟學的，並不是西歐的恩麥特，倒是中國的愚而好自用的汪疑今君。經濟學之正確譯名是政治經濟。政治經濟這門科學不僅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並且是以資本主義為研究對象的科學。社會主義者雖然也研究資本主義經濟，但社會主義者不但不稱他的著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學，並且老實實的就稱為「資本論」，稱為「政治經濟批判」。為甚麼科學社會主義者不聽汪君的話，不把他的著作寫上社會主義經濟學這好聽的名稱呢？因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對象是資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貨幣，市場價值，價格，勞動力買賣，危機等等，而這些東西都是資本主義經濟現象，並不是社會主義經濟現象。因此。『論究資本主義經濟的書籍，不能稱為社會主義經濟學云云』，並非因為『講「正名」』關係，倒完全是因為『重內容』關係。反之，那般無聊的假左傾的知識分子『把社會主義者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學問，稱之為社會主義經濟學』，實是百分之百的不『重內容』專『講「正名」』的人！因為一切科學的定名是以科學所研究的對象為標準，不是以研究者的資格和社會出身為標準的。假如『社會主義者分析資本主義的學問』，就可稱為『社會主義經濟學』，那麼，天文學者來研究地理不是可以把地理學叫做天文學，地理學者來研究天文，不是可以把天文學叫做地理學麼？天下寧有此胡說耶！

還有，就是汪疑今君雖是畫蛇添足地給社會主義經濟改成了社會主義經濟學，而社會主義經濟是否需要呢？社會主義經濟一點也不感謝汪君的畫蛇添足。因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內，一切資本主義的經濟現象既不存在，則以資本主義經濟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也根本無由存在。這恰同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制度既經消滅後，資產階級的法律學也根本不能存在一樣。社會主義經濟既然是自覺的計劃經濟，則研究資本主義無政府性質的經濟學當然完全用不着，所以在社會主義經濟內，從前為經濟學附屬科學的統計學，現在便完全代替了經濟學的地位，而經濟學從此歸於無用。只好陳列到科學博物館裏面去。這樣

看來，所謂『社會主義經濟學』這一名稱，完全出於杜撰（葉青在文化建設一卷七期，資本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內，說馬克思的資本論，是『社會主義經濟學』云云，也同樣是犯了汪疑今君無知的杜撰）。

#### 四 中國資產階級文化之起源和運動

葉青說：

『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有很大的進步。那個時代實在等於西洋的希臘羅馬時代。這不論在文化的基礎（物質的和社會的）方面或本質方面，都有它們的類似』。

『在後來的發展上，也有相同（！）的情形。西洋由希臘羅馬這個上古入於中古爲黑暗所籠罩以後，中國也由春秋戰國的黃金時代走進了它的黑暗時代。那就是由漢武帝到清道光中間的兩千年。』

『中古時期的文化，是封建文化。它的物質基礎是封建經濟；社會基礎是地主階級。因爲這樣，所以它的本質是家族主義的。舉凡政治，教育，道德，風俗和宗教，哲學，文藝等，皆來自家族，爲着家族。總而言之，家族主義支配了整個社會，整個人生』。

由上面的話看來，可知葉青是把由漢武帝至清道光中間的兩千年的中國文化發展完全看爲西洋『中古時期的文化，是封建文化』。葉青還說：

『西洋在中古經過的期間比較的短，所以它從十五六世紀就開始了文藝復興運動，文化史遂離開黑暗而走入近代文明時期。當它的光輝照遍全世界時，中國還在（！）黑暗的中古時期。』

上述的意見並不是葉青對中國文化發展的意見之初次的表露，而是葉青的很固定的意見。可是，假如說，在前一節討論裏，汪疑今君所犯的錯誤，是由於他無批判地從資本主義文化發展去推論社會主義

文化發展產生出來的。那麼，現在葉青對於中國文化史認識的錯誤，便是由於他閉着眼睛以西洋文化史來推論中國文化史。不研究事實，不依實際歷史為依歸，總是從某些既成的意見或哲學術語，望文生義地來發揮意見。這不僅是葉青，汪疑今，李立中這般先生的通病，而且是整個中國左傾文人的通病。這種通病，用恩格斯的話來形容，就是先驗主義病。這些犯先驗主義病的人，是完全不知道原理並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終極的結果；原理不能適用於人類歷史，而是從人類歷史中抽象出來的。

歷史的類比絕無完全相似之處，尤其是數千多年長的歷史的類比，更不能作如此設想。不錯，我們的春秋戰國時代，就歷史發展的主要點說，確是相當於希臘羅馬時代的。但我們能否因春秋戰國和希臘羅馬的類似。就說中國文化「在後來發展上」——「兩千年」——是與西洋文化發展「相同」？我想稍微對於中國文化史有點研究的人決不會這樣輕率地信口開河！

中國文化史的發展，「由漢武帝至清道光中間兩千年」果真等於歐洲的「黑暗的中古時期」麼？「它的經濟基礎」果真是「封建經濟」麼？「社會基礎」果真都是「地主階級」麼？它的文化果真都是「封建文化」麼？它的「政治，教育，道德，風俗和宗教，哲學，文藝等」果真「皆是來自家族，為着家族」麼？若然，則唐，宋，元，明，清各代極盛時期許多幾百萬人的大城市是代表甚麼經濟呢？這些幾百萬人的大城市中，果真都是住的地主階級，而不是住的商工階級麼？各代極盛時期比十八七世紀的歐洲更偉大更統一的集中政權，都是封建政治麼？各代極盛時期統一全國的取用庶人為仕的考試制度是中古歐洲教育制度中所能有的麼？各代極盛時期的平民文化，特別平民意識的白話小說，戲劇，劇院，繪畫，都是封建文化麼？唐代以來中國的絲織工業，五金工業，瓷器工業，印刷工業，建築工業，和各代皆有的幾百人乃至幾千人的作坊，豈是中古時代的歐洲所有的麼？遠者不論，連葉青自己也承認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清代三百年的學術運動，果真都是「封建文化」運動麼？

秦後中國歷史果真「相同」於歐洲，爲甚麼歐洲在十五六世紀只經一個時期的農民暴動，便不再發生類似的農民運動，而中國由秦以來發展了無數次的農民暴動呢？還有，爲甚麼十七八世紀歐洲的專制制度形成之後，不久便爲資產階級的共和制或民主制所代替，而中國的專制制度自秦以後便不斷的形和死亡之中呢？凡此一切，已把葉青秦後中國文化等於歐洲「中古封建文化」的論斷粉碎無餘！

告訴你吧，如果我們對於中國文化的發展不是抹殺事實的隨便推論，而是就事論事，我們有充分的根據說中國資產階級的文藝復興運動比歐洲資產階級的文藝復興運動要早許多世紀。我們有充分的權利把你葉青的博學推論完全倒轉過來，就是中國「開始文藝復興運動，文化史遂離開黑暗而走入近文明時期，當它的光輝照遍全世界時」，而歐洲這時「還在黑暗的中古時期」呢。

這決不是和你葉青開玩笑，這是事實最爲雄辯。

不錯，由漢末至五胡亂華，這個時期確實類似羅馬帝國之崩潰和歐洲的蠻人入寇時期。但是中國經過了五胡亂華這一短短經濟衰落時期後，馬上就開始它的文藝復興時期。中國的文藝復興時期，如果不能說是開始於隋代，至少可以說，是開始於唐代。因爲唐代的文化，不僅開以後各代極盛時期文化之典範，並且從任何一方面來看，它都是高出秦漢的。蘇東坡說：「智者創造，能者述傳，非一人之所能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藝，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人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張彥遠也說：「聖唐至今二三十年，奇藝駢羅，目耳相接；開元天寶，其人最多」。對於中國歷史無甚研究，但有時也能表示一點觀察力的韋爾斯也說：「中國之文藝復興，始於隋而盛於唐。當唐初諸帝之時，中國國家之降盛，都市之文雅，文化之蒸騰，威力之遠被，與西方之腐敗，混亂，分裂省較。判然不同。」此外，如傅斯年亦說：「唐代文明，有四大原素，其一，爲中國之文藝復興，其二，爲中國之經學，其三，爲印度之佛教，其四，爲北方強



健之風。有此四者而新中國以出。唐代之分道制及其中央政府與軍隊之組織，皆與前代迥然不同。其藝術亦受印度及中亞細亞之影響而益見生動。其文學不僅承舊時之餘緒而已，亦且別開生面。佛教之教義與哲學亦衍成數派，具新異之點，此誠一澈底變成時期。L

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不僅承認唐代是文起八代之衰，并且還承認唐代是中國平民文學和白話小說濫觴時期。研究中國繪畫史的人，不僅承認唐代為中國繪畫之隆盛時期，最重要的，還在認它是中國繪畫「劃時代的風格轉變」時期。凡此一切，都是就事論事，決無任何誇張存在其中。這樣看來，中國的資本主義文化運動確然較歐洲早許多世紀，並且這時期的中國文化確然「與西方之腐敗，混亂，分裂」不可同日而語的。既然如此，葉青有甚麼根據說，「西洋開始文藝復興運動，中國還在黑暗的中古時期」呢？葉青這種以西洋文化發展史來杜撰中國文化發展史的勾當，不是證明葉青「對於社會的物質論之無知麼」？不是證明葉青是一個反歷史唯物論的先驗主義者麼？一點也不錯，在葉青的一切「研究」一切「著作」中都證明葉青是一個極庸俗的先驗主義者。並且葉青這個先驗主義者的唯一法寶，是經過他的謔化的黑格爾的三分法：正反合。

唐代既然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文藝復興時代，為甚麼這一文藝復興運動往往尚未達到更進一步時，便忽然中落呢？為甚麼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從唐代以來，即在不斷地出現和死亡之中呢？

我以為這完全是由於中國的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與西歐不同之故。

歐洲是一個內海和海岸最發達的地方，中國是一個大陸國。中國的東南方雖然臨近大洋，但因為中國本部無內海，航海技術如不經過內海階段。便不能立即發達到大洋階段。我們要知道，歐洲文化，在古代完全是地中海文化，在近代一開始仍然是地中海文化，隨後就變為大西洋文化。僅在工業革命和鐵路建設出現後，歐洲文化才由大西洋沿岸移向中歐和東歐。

大陸國與海洋國在資本主義文化發展上能生出怎麼不同的作用？不同的作用是在：海洋國的資本主義可因海洋之便利而建立殖民地和发展強盜事業，而大陸國的資本主義完全沒有這種可能。

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形成，是以分裂小資產者對勞動現實條件的所有權為前提的。資本主義經立定脚，牠不獨維持這種分裂，並且以常擴大的規模從新生產這種分裂。所以創造資本生產關係的進程，只是使小生產者失去其勞動條件所有權的過程。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形成，第一步，是在促進農民和小手工業者之破產。

但是破產以後的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的出路是甚麼呢？他們的出路在西歐當工業革命出現以後，是變為無產階級，在此以前，就不能不依賴殖民運動和強盜式掠奪事業之發展。然而這兩種事業只有海洋國的資本主義才有可能，而大陸國的資本主義是失去這種可能的。由於海洋國的資本主義能發展殖民運動掠奪事業，牠們便能減去因資本主義發展而生出的內在的不滿，所以資本主義便可無內憂的繼續發展下去直底於完成。反之，在大陸國，尤其像中國這樣廣大的大陸國，這種因資本主義發展而生出的內在的不滿，便只有不可避免的導出毀滅資本主義發展的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的暴動。像這種排山倒海的暴動，在近代軍事技術未出現以前，是沒有第二種力量可以抵禦的。這種暴動出現之後，不是暴動的國民立即走上政權之路（如漢明），便是先開始各地地主軍隊自動地與暴動作鬥爭，然後轉為各地地主政權與中央集權的鬥爭（如漢末，唐末，清末）。不管是經過前一形式或後一形式，只要資本主義的生產一旦恢復之後，歷史必然的又要照前重演一番，又來一次資本主義經濟與文化運動，又來一次農民暴動。

假如說，在中國文化之昇降中，北方的遊牧民族也演過重要作用，那末，遊牧民族之入侵或入中原，却不是在中國資本主義與其文化向上發展時代，而總是在向下降落時代，即中國的國內戰爭開始以後，或民族精力因內在的不安而達於枯竭而達於分崩離析的時代。我曾經這樣說過，中國的農民經常的

是中國的資本主義文化之催命鬼，而外部的遊牧民族不過是臨時召來的送葬人。

清代學術運動，是中國固有資本主義最後一次的文藝復興運動，而洪楊之亂，則為中國農民和手工業者最後一次打擊資本主義的文化運動，辛亥革命，僅是從洪楊樹立起來的地主政權最後一次反對資產階級的集中政權運動。

帝國主義之侵入，不能如葉青所說，是中國文化顛覆之主因。中國文化衰落之主因，是洪楊之亂，是近代軍閥戰爭。帝國主義之侵入不過加深了這兩種運動。我們能說沒有帝國主義的侵入，中國固有的資本主義就不會製出中國歷史上定期的農民暴動？

近代中國民族所遭受的最大的歷史的不幸，不是帝國主義之侵入，而是在帝國主義開始侵入中國時期，適當我們這不死鳥（Phoenix）的民族正在開始用香木火葬自己的時候！

由洪楊之亂，到中日戰爭，從中國民族內在關係說，是極度的衰落和分裂時期。然而正因為這種衰落所引起的外力壓迫之加深，中國却迫不及待的需要政治的和文化的維新運動，這就是說，中國此時是需要一個徹底的近代資產階級改革運動。然而不幸的，這時便恰是中國經濟進入衰落時期，缺少担负這種運動的社會階級，資產階級。康梁維新運動不是別的，它是沒有資產階級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的改革運動。

康梁維新運動之失敗，是事實無可如何的失敗，決不是主張的失敗。反之，當時在表面雖然比康梁左傾的政黨，而其實際活動，則不過是代表地方軍人反中央集權傾向。

辛亥革命，雖然是中國的政治由統一走向分裂的第二步，但在辛亥革命後不久，因為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影總爆發，卻給中國資本主義以發展的機會，因此，隨之而來的便是我們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是我們的文藝復興和開明運動之台流，並且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之

前奏曲。

由於中國資本主義是在二十世紀的工業文化條件促進之下發展起來的，所以中國便有比古典資本主義（英法）政治革命時代所發達的無產階級。因此，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革命是有兩種前途的：其一，是工農在民主革命過程中走上政權之路，中國便可以由民主革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沒收帝國主義在華財產和資產階級的財產，宣佈土地國有，使中國文化發展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其二，是資產階級對工農之屈服，暫時中國只有發展資本主義文化，使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更高的歷史階段去舉行。自一九二七—武漢失敗以後，中國歷史便走上了後一道路。現在去前次革命已經八九年了。假如現在還有人把革命前的舊公式不加分析應用到現階段的歷史上，說「中國可以不經過如歐洲的資本主義文化革命，而經過如蘇俄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飛躍到社會主義之階段」（李立中），不但證明這種人「不生眼睛，並且也證明這種人沒有腦袋。如果他沒有腦袋的話，他縱然不能看事實，至少他該能考慮一下事實。還有，就是李立中君這一句話裏面是還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就是他以為「蘇俄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是不經過如歐洲的資本主義文化革命」的。唔，俄國是否經過數世紀資本主義文化發展呢？是否經過許多次資本主義文化革命呢？我不願意在這裏有所論述，我只要無知而不肯讀書的李立中君去讀一下俄國文化史。

## 五 現在文化運動之性質和任務

當我們討論到現在中國文化運動之性質和任務時，我們首先應當把一九二七年後中國文化之轉變的性質弄楚。中國自經過一九二五—二七年的政治革命後，不管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如反帝國主義，國家統一等——是怎樣未得到根本解決，但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政權，是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就是文化方

面，也發生了極重大的轉變。

但是這種爲人周知的，文化上的轉變其性質怎樣呢？它是表示由資本主義文化向社會主義文化轉變，抑是資本主義文化自身之轉變呢？葉青，李立中，等正是以爲一九二七年來的中國文化界的轉變是由資本主義文化向社會主義文化轉變，我卻認爲這是他們不根據事實的輕率的樂觀。

葉青說：「由戊戌而五四，是第一個否定；由一九二七以後，是第二個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即社會主義文化對資本主義文化之否定。因此，葉青等愈肯定目前文化運動之性質，是社會主義文化運動，而不是資本主義文化運動。但是這種肯定是如何地表示葉青這般人只會搬弄哲學公式而對於實際問題之糊塗無能啊！

我已經指責過，葉青等是先驗主義者。先驗主義的特點就是不從實際出發來理解實際，總是愛從抽象的哲學出發來推論實際甚至捏造實際。這是一種最壞的方法，並且是早已爲近代唯物論的鼻祖培根所指責過了的，但是我們的葉青卻無時無地不是使用這種方法。

如果不從先驗主義的觀點出發，而是從實際歷史出發說，資產階級政治革命，不但不是資本主義文化被否定時期，反是資本主義文化徹底解放時期。十九世紀法國社會科學和文學之所以盛極一時者，一大半原因是應歸於法國大革命。一九二七年以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運動和文學運動之所以有種突進現象，也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革命之結果。不管從那一方面說，我們都得不出一九二七年後，中國資本主義文化不是更發展，而是趨於死亡或沒落的結論。既然如此，又何來有社會主義文化對資本主義文化之否定呢？

原因在此，原因在這般幼稚家伙既無批判的把資產階級政治革命後的社會科學運動完全看作科學的社會主義運動，又把社會主義運動看爲社會主義文化運動。這不是表示他們是熱心社會主義文化運動，

這是表示他們白晝見鬼！

一般地說，資本主義文化發展，其自身本是經過許多階段和轉變。這特別是資產階級政治革命前和革命後的文化發展是如此。譬如就思想運動說，十八世紀可以說以資產階級的哲學運動世紀，而十九世紀，則是資產階級實踐的社會科學運動世紀。就文學運動說，十八世紀的文學，都是帶有攻擊封建傾向的，而十九世紀的文學，特別是浪漫派，他們每每對資產階級自身表示不滿。

這種現象是怎樣產生的呢？

要說明十九世紀資本主義文化對十八世紀的文化之否定，先要明白十八世紀的大思想家們所受的時代限定。我們知道，十八世紀的思想家因為要集中力量去反對當時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和教會統治，他們對於資產階級的歷史要求不免加了許多的理想的花朵。十八世紀的思想家認自己是第一次領導全人類進入理性王國的功臣。然而這理性王國在資產階級政治革命後看來，在十九世紀的人看來，牠不是別的，牠不過是如恩格斯所說的，理想化的資產階級的統治。

「所謂永久的正義祇成了資產階級的法律，所謂平等只達到資產階級在法律前的平等，所謂理性的國家和盧梭的『社會契約』實現為『恐怖』的統治；為要逃避恐怖的統治，不信任自己政治能力的資產階級，最初就隱匿在『執政府』的腐敗之下，隨後又隱匿在拿破崙專制的指揮刀之下。富人和窮民的對抗不僅未解決，反更尖銳化。犯罪的數量一年比一年增加。封建制度的罪惡，從前是公然表現的，現在則暗中進行；資產階級的罪惡，從前只敢秘密進行的，現在則到處披猖了。商業逐漸變成了合法的騙術。革命標語中的『博愛』成了跟隨競爭而來的衝突和敵對。普遍的腐敗代替了暴力的壓迫；金錢代替了指揮刀；總而言之，拿來與十八世紀哲學家好聽的預諾的話比較看來，理性勝利以後的改治和社會制度，只是些使人愁苦失望的欺人之談。」

思格斯這段話，不僅形容盡了法國大革命後的情狀，並且也形容盡了一九二七年後的中國社會情狀。請你們想想一九二七年以來中國社會所發生的一切現實和腐化，有那一件是與五四時代的思想家們的預諾相符合呢？

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不僅使革命的理想變為幻滅，並且資產階級現在為穩固自己的統治，不惜與自己所侮辱過的封建勢力力求妥協。所以革命後的思想家和藝術家，是再不能以歌頌新時代為能事了。浪漫派的藝術家不僅公開的仇視資產階級的現實，甚至要求回復到中古時代。一切思想家，特別是歷史家，和經濟學家，再不像十八世紀的哲人一樣專仇視過去，相反，他們現在非常勤勉地去研究過去分析過去。他們不是要舉過去的錯誤，而是想知道過去的合理，並藉此以考察現實的缺點。這樣，在法國大革命後，便產生了與十八世紀的哲學有別的十九世紀的社會科學運動；這樣，在中國革命後，便產生了與五四思想運動有別的一九二七年後的社會科學運動。這種不同思想運動，並不是社會主義文化對資本主義文化之否定而是資本主義社會在躍進一個新時代之前，一種必然的臨產的陣痛表現。資本主義社會在經過這次陣痛之後，在文學上仇視它的浪漫派不僅為擁護它的寫實派所代替，而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和社會科學家，反從各方面來證明資本制度之合理，來謀資本主義社會之發展和改良。

只要你是不能說資本主義是不需要社會科學的，你就不能說，一九二七年後的社會科學運動是社會主義文化運動。不錯，隨着一九二七年以來的社會科學運動之發達，同時也啓發出社會主義運動。但是第一，社會主義牠是資本主義文化產物；第二，社會主義運動並不等於社會主義文化運動。因此，現在中國的文化運動，牠不能不是資本主義文化運動。

我們已經說過，資產階級自從變為統治階級，牠不但不繼續反封建運動，甚至與封建謀妥協。但是社會主義者對於資產階級這種反動取其麼態度呢？社會主義者畏避「完成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諸任務」

麼？或者像汪疑今君一樣完全「給予否定的答案麼？社會主義者絕不採取此種無生氣的教派立場。社會主義者現在要勇敢地負起五四時代資產階級反封建的任務。恰像十九世紀的法國無產階級應當繼承十八世紀資產階級的革命精神一樣，中國無產階級現在也應當去繼承五四時代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精神，並且應當可能的來發揮這一種精神使之為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展開一條順利的大道。這不是如汪疑今君所說是「幫助敵人」，這是因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與整個歷史發展相一致。照汪君說，「資產階級以外的社會運動卻正受着資本主義發展中所給與的害惡」，所以他們不應再去完成資產階級的歷史任務。但他卻不知道，拒絕對資產階級的歷史任務之完成，不免同時關閉了歷史的社會主義天國之門。

汪疑今君說：「資產階級不能完成時，應當由他階級來完成。這難道說，俄國資產階級沒有完成民權運動而無產階級的蘇維埃運動也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運動的完成？」汪疑今君！你怎麼這樣富於歷史研究呀！俄國無產階級的蘇維埃運動事實上正是俄國民權任務之完成者！這不是在下信口開河，這是列寧的名言！

在汪君企圖從避免反封建任務得出目前文化運動是社會主義文化運動之後，李立中君便欲從反帝國主義任務來證明目前文化運動是社會主義文化運動。李君說：

「中國民族現在最殘酷的羈絆者是帝國主義，故反帝國主義文化是當前的急務！而要反帝國主義文化，勢必要反資本主義文化！因為這是兩位一體的。若是反資本主義文化而不反帝國主義文化，固是莫可思議；但苟反帝國主義文化而不反資本主義文化，亦同樣是莫可思議。」

李君這一段話中，包含了兩個錯誤：其一，李君和葉青君一樣，謬誤地以為資本主義文化就是帝國主義文化。他不知道，帝國主義文化只是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文化。資本主義文化到現在至少有五個世紀的歷史，而帝國主義文化到現在還不及百年。資本主義文化可以包括帝國主義文化，而帝國主義文化



決不能包括資本主義文化。實際上，革命的資本主義文化不但不但是帝國主義文化，甚至是為反動的帝國主義文化所厭惡的，為甚麼帝國主義在政治是反民主，在哲學上是反唯物論，在文學上是反現實主義呢？因為這些是革命的資本主義文化。正因為這些是革命的資本主義文化，所以科學社會主義者的導師們一再叫我們去承受這種革命文化的遺產。

其二，是李君謬誤地以為「反帝國主義文化勢必反對資本主義文化」，甚且說，「若是反資本主義文化而不反帝國主義文化，固是莫可思議；但苟反帝國主義文化而不反資本主義文化亦同樣是莫可思議！」不過，我要問李君：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不是反帝國主義的文化運動呢？五四新文化運動是資本主義文化運動，抑是反資本主義文化運動呢？如果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是資本主義文化運動而不是反資本主義文化運動，那麼，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可思議」之處在那裏？戰後土耳其的獨立運動當然是反帝國主義的，但土耳其並沒有反對資本主義文化，其「不可思議」之處又在那裏？

實際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它不但不但是反對本國資本主義文化，且為解除資本主義文化發展之羈絆。還有，就是殖民地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已經急轉直下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時，這時它所反對的也只能是支配資本主義文化的資本制度，還不能是資本主義文化。相反，假如這個民族還未達於一般資本主義文化水準，牠還應當去完成這種民主的民族的歷史任務。不過有一點不同，就是牠所使用的方法不是資本主義方法，而是社會主義的方法。

十月革命十九年後蘇俄，現在還在加急地用社會主義方法去達到資本主義文化水準呢！

## 六 我們排斥西洋文化傳統嗎

葉青君在本誌二卷四期對於我在本誌一卷十一期發表的評葉青對西洋文化的態度一文，寫了一篇兩

寫字以上的文章，他的標題雖然明明寫着「答李建芳君」幾個字，但他的文章對於我對他的批評簡直沒有正面的答覆。這或者是葉青的一種戰術，或者是由於葉青嘗了一點智慧之果，現在不得不竭力來隱藏自己的裸體。葉青是希圖撇開舊爭論，要我以他的意志為依歸的，然而我雖願答應他，跟隨他到任何地方去，但我卻不撇開舊爭論不談。不特如此，我還要葉青在舊地方停足。因為撇開問題，並不是解決問題。葉青所撇開的問題是些甚麼問題呢？是：

(一)「西洋文化或歐洲文化就是帝國主義文化」麼？

(二)「介紹這種文化，顯然是走下降之路」麼？

(三)「介紹工作，在從前是進步的，在現在，一九二七年以後，是保守的東西」麼？

(四)「創造文化，即從歷史發展的尖端出發，明白說，即從先進國所暗示的發展方向出發」，就夠了麼？

(五)「對於社會科學，則取事實，少取理論，」是對的麼？

(六)「對於哲學，我們只要新物質論，而排棄此外一切」的態度是對的麼？

總上六項，葉青一日不能有明白具體的答覆，便證明是「與頑固的國粹派葉德輝，汪懋祖，吳貫因等是一鼻孔出氣」！

葉青對於我對他的批評不能作公開的正面答覆，至於代葉青鳴不平的李立中等又怎樣呢？他們不但沒有正確的解決我們對西洋文化的態度問題，反而把問題弄得更糟，至此我真禁不住要責難葉青是「始作俑者」！

李立中們不但不從我對葉青的批評之中得出對西洋文化積極的結論，他們甚至從根本上加以否定。照李立中君所說：「在哲學方面：舉凡斯賓諾沙，萊卜尼茨，康德，黑格爾，狄德洛，赫爾維齊等……

在政治思想方面：舉凡浩布七，洛克，盧梭等……在經濟思想方面：舉凡聖西門，奧文，傅利葉等等。都是「些紛亂雜陳，相互矛盾的」東西，我們是完全「不需要的」！

由李君這種無知的驕傲，使我想一位令人惡心的德國的杜林博士。或者李君的驕傲就是從杜林那裏學來的。杜林博士是怎樣蹂躪其前輩思想家呢？他說：「萊卜尼茨是在一切御下獻媚的哲學家；康德令人蹙額；黑格爾為傳染病；聖西門是為傲慢和宗教所苦的人；傅利葉只在瘋人院中能找尋得到；奧文只是懶散的貧乏的觀念；拉薩爾立學的穿鑿；馬克思綜合能力薄弱，思想及文體不統一；」如此等等，杜林也是和李立中一樣，認為一切前輩思想家都只是值得我憐憫，洒以同情之淚，決值不得我們去加以接受的。

但是，不如李立中君博學因而不敢有李君那種傲慢態度的馬克思恩格斯等，他們對於十七八世紀的唯物論，德國古典哲學，和英法空想社會主義取甚麼態度呢？

關於十七八世紀的唯物論，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說：

「Cartesian 的唯物論轉變為本來的所謂自然科學。法國唯物論的其他派別便直接加入於社會主義和公產主義。為要了解法國唯物論對於博愛自然趨向的學說和一切人之智能平等的學說；關於經驗、習慣、教育之萬能的學說；關於人類對於外部狀況影響的學說，關於產業之高等意義的學說，關於承繼之道德的平權的學說等等與公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所存在的必然的聯繫，也是用不很大的頭腦的。」

這是說得多麼清楚，多麼肯定！十七八世紀的唯物論與社會主義之間的聯繫，事實上不要費多少腦力就可以了解的。馬克思是這樣說，恩格斯又怎樣呢？恩格斯用同樣肯定的口吻說：

「十八世紀那些絕好的法國唯物論者的著作，在法國工人中應作廣泛的散發。不論在內容或在形式上，那些著作算是法人才力表現達到了頂點。我們不要忘記當時的科學界的情形，那些東西在內容方面

真是達了無限極峯，在形式上也是超常絕倫的。」

因此，恩格斯在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中開首就說：「近代社會主義理論的形式，其首先表現出來的，乃是更展開的和更徹底的繼承十八世紀法國大哲學家所提出的原理。」這就是說社會主義是由十八世紀的偉大的思想家那裏繼承來的，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下列寧的意見，看列寧對於那些說：「我們只要新物質論而排棄此外一切」的人觀感如何。列寧說：

「再沒有比這種似乎有學問而實際上不是不學無術便是對於馬克斯主義完全無知之詭辯說更壞的了。他們的誇大，只證明其萎縮，無生氣和無知。必須要知道，人民是不能單靠純粹馬克思主義的啓發而跳出黑昧的，十八世紀舊無神論考之勇敢的，主動的，天才的，尖銳而顯著的不斷的攻擊統治教會之事業，對於鼓動人民脫離宗教迷信，比那些枯燥無味，而且完全不能用何種精彩事實來作說明之馬克思主義的空談（這種空談充滿於我們文獻中，並且常常是改竄了的，這種罪惡是無可隱祕的）不是一千倍的有用嗎？」

列寧所指責的那些「似乎有學問而實際上不是不學無術便對於馬克思主義完全無知」的人到底是指的那種人呢？就是葉青，李立中，汪駭今諸君！

關於德國古典哲學，他們取甚麼態度呢？在這裏爲了節省篇幅，我只想引證恩格斯一個人的意來就够了。恩格斯說：

「這種哲學的保守方面是相對的。它的革命性是絕對的，它所容許的唯一絕對。當一八四八年後，德國置身於實際的基礎，並當Speculation逐漸離開哲學家的研究室而到交易所來建立其廟堂之時，「開化的」德國僅失去曾經在衰頹時期的德國所引以爲光榮的偉大的理論意義……尤其在解決科學方面！

包含哲學在內！過去理論的勇敢精神已隨着古典哲學而消滅了；代之而起的是空洞無物的折衷論哲學；人們要顧全位置與薪水，人們鑽謀差使。代表這種科學的那些人已經成爲資產階級和現存國家的御用思想家；德國偉大的理論意義，唯有工人階級還絲毫未損的保存着。在工人階級中，理論的意義是不動搖。工人階級毫不顧忌到位置，不圖謀甚麼利益，不要上頭的恩惠保護。恰好相反，科學愈加無畏的和無忌的前進，就愈能適合勞動者的利益和願望。因此，德國工人運動正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直接繼承者。

這裏也並沒有聽到恩格斯說，德國古典哲學是工人階級「所不需要的」！

關於空想社會主義，他們的態度怎樣呢？恩格斯說：「如果聖西門具有天才的淵博的意見，因而包含着以後社會主義者一切思想（雖非嚴格經濟的）的萌芽，那末，傅利葉對於那時社會制度便作了真正法國人的尖銳的與深刻的批評」。我們無妨在這裏申明一句，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對於資本制度的批評，大部分是從空想社會主義派學來的，這就是說，有空想社會主義的精髓加入到科學社會主義之內，科學社會主義者是應去承受這種社會主義的思想遺產，並由其裏面昇華出來的新東西。

但我們不是說對於十七八世紀的唯物論，德國古典哲學，和空想社會主義就不用批評。我們是說：「批評是要的，並且要用最新式的方法！辯證唯物論去批評。但批評並不是拒絕」，更不是「排棄此外一切」！

上面還是就階級觀點說，現在我們單就發展民族文化觀點說，我們應否排斥西洋文化。完全不應該，在我們看來，只有最無生氣的國粹派江亢虎，汪懋祖之流才採取排斥西洋文化的態度。我們深刻的知道，落後民族模仿先進民族是上昇表示，決不是下降表示。我們又深刻的知道，落後民族欲建立高出先進民族的文化生活，它第一步，不能不是對先進民族的精神文化之佔有和吸收。我們應如列寧所說，「

應該就敵人去學習」。對於西洋資本主義文化，特別是革命的資本主義文化，我們不但不畏忌，不排斥，甚且還要積極去加以吸收。我們對於資本主義文化只須從歷史的較高觀點去看待它就够了。假如說，對於資本主義文化，我們與胡適輩是應當有所區別的，區別就不在胡適輩主張接受，我們主張排斥，寧是在胡適輩是由資本主義文化來看待資本主義文化，而我們却是由社會主義見地來看待資本主義文化。換句話說：在胡適輩是把資本主義文化當作人類終極理想，而我們却是把資本主義文化當作一種過程。由於胡適輩是立在資本主義文化當作人類終極的理想，他是為資本主義文化而主張資本主義文化；由於我們是把它當作過程，所以我們是為社會主義而主張發展資本主義文化。由於胡適輩是立在資本主義文化見地來看資本主義文化，所以他們對於資本主義文化便完全沒有選擇眼光和批評若力；由於我們是從更高的社會主義見地來看資本主義文化，所以我們對於資本主義文化便能保持明敏的選擇眼光和批評精神。

從某一點說，我們對於資本主義文化的愛護當比西洋資本主義各民族還要甚些。我們知道，自從革命的無產階級出現於世界舞台以來，西洋資本主義各民族的統治階級早已把他們從前的革命文化遺諸腦後。但是我們是被壓迫的民族，是要求解放和前進的民族，我們不但不去拒絕這些革命的資本主義文化，我們並且應當以這種文化的精神去抵抗帝國主義在文化上的反動！

我們不以那些所主張之「只要西歐文化不是萬能，不是完美無瑕，我國文化即便站在原始階段，也可以非難；西洋文化」態度為然的。實際上，假如「我們文化：站在原始階段」，我們不但沒有「非難西洋文化」的權利和可能，甚至我們也早已和北美土人一樣亡族絕種了。反之，我們沒有和北美人一樣遭受亡族滅種的慘禍者，即因為我們與西洋文化接觸後，雖然是很不長進，我們始終是在學習西洋文化！

## 七 空想派安那其派的文化理論之社會根源

我已經說過，葉青，注疑今，李立中等的文化理論是空想派安那其派的理論。我現在當來探索這種理論之社會根源。因為我們知道，凡是一種流行的意見，即令這意見是錯誤的，也都是由一定的社會存在決定了的。不錯，葉青，注疑今等也許沒有一個是與中國的空想派安那其派有直接關係的，但是他們是在這種時髦空氣中過生活的風流太太。根據風流太太們愛時髦的天性，他們對於空想派安那其派不能不表示愛慕，因此，在他們的智慧裏而就都不能不留下空想派安那其派的印象。

一般地說，歐洲的空想派和安那其派都是產生在向資本制度之過渡時代和資本制度的矛盾初次暴露時代。不過空想派是產生在資本主義較發達的英法等國家，而安那其派則盛行於資本主義較幼稚的俄、意和西班牙等國。此外，空想派是偏重對資本主義社會矛盾之理論反映，而安那其派則偏重在行動的反抗，還有，就是當安那其派出現時代，正是前世紀五十年後一個政治不穩定和社會大騷亂時代。這時候，在法國有民主主義的鬥爭；在普魯士有不可遏止的憲政和民族統一運動；在奧地利也有同樣的政治騷動；在西班牙有緊張的社會革命運動；在意大利有強烈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反對封建運動；在俄國有農奴解放的爭論和不斷的農民暴動。

時代雖然這樣的騷亂不寧，但到底小過是資產階級社會拋開它的樞樑表示，並不是資本主義最後崩潰的來到。這時候真正來到的不過是資產階級社會第一個階段之完結。但是歐洲的安那其派竟把資產階級社會第一個階段的完結當作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場，（一九二七年後的中國的空想派安那其派對於中國革命的觀察是怎樣與歐洲的安那其派類似啊）！安那其派對歷史觀察的錯誤，決不是偶然喪亂，而是有深遠的社會原因的。這社會原因是甚麼呢？是由於他們都不代表隨着資本主義發展而一同發展其歷史前

途的無產階級，而是由於他們代表了與資本主義發展成比例下降的舊社會支持者的小生產階級和爲資本主義社會所排斥出來的失業階級的知識分子。巴枯寧自己說，他善觀農民和小生產者甚於近代無產階級。他又說，他「專門信任那些受了教育而沒有地位的青年。」因此，安那其派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觀察，不是從社會經濟發展和無產階級發展出發，而是反抗資本主義發展出發。

這種思想完全是企圖保持自己社會地位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之反映。

現在我們試把一九二七年後的中國的空想派安那其派與歐洲的空想派和安那其派相共同的地方加以對比。

(一) 歐洲的空想派和安那其派是生於向資本制度之過渡時代和資產階級第一次政治革命後之極端騷動時代；中國的空想派安那其派也正產生於此時。

(二) 歐洲的空想派和安那其派是喜歡農民甚於工人的；中國的空想派安那其派也正是如此。

(三) 歐洲的空想派和安那其派，不是在資本主義發展之下來觀察社會革命，而是想阻止資本主義，想從經濟絕望之下來產生革命；中國的空想派安那其派恰是如此。

(四) 歐洲的空想派和安那其派以爲社會主義與其文化之實現是與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和階段完全無關的，在中國空想派安那其派影響之下的葉青，李立中，汪疑今正是如此。

(五) 歐洲空想派和安那其派的理論特色，最主要之點，是在他們只認識資本主義發展消極的一面，即對生產者之破壞，而不承認其積極的一面，造出人類解放的物質條件；葉青，汪疑今，李立中等正是這樣來認識資本主義。

不錯，空想派和安那其派在歐洲并不是完全同時的。但在中國歷史，歐洲絕不同時代的運動，竟同時展開出來，這是特別的。假如說，我在某處會把近代中國歷史發展比近代德國歷史發展是對的。那麼



，中國的空想派安那其派正是德國的威特林派。威特林派最大的特色，就在它是雙料的空想派，即集空想派的理論和安那其派的行動於一身的。

階級的偏見是常常妨礙我們對於歷史真理之探求和認識的。歐洲有一個人人皆知的牧師和多情太太看月球的故事。他們聽見人家說月球上有人住居，就信以為然。於是他們便拿着望遠鏡窺視月球上的居民。這位熱情的太太首先說：「假如我沒有弄錯，我可望見兩個陰影，他們是互相偎傍着的。我不疑惑，這是一對很幸福的情人」。牧師說：「嘿！太太瞧呀！你所見的兩個陰影，實是一座教堂的兩口鐘」。

這個故事，就是中國空想派安那其派的歷史理論的寫照！也就是葉青，汪疑今，李立中等的文化運動的理論寫照！